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六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跋

書田生詩文後

田生之文、稍融會六經、及先秦諸子諸史、尤契者蒙
叟賈長沙也、姑為近格、乃兼并昌黎大蘓、亦用其髓、
棄其皮耳、師心橫從、不傍門戶、故了無痕鑿可指、詩
亦無不可模者、而亦無一模也、此語良不誑、以世無

知者、故其語亢而自高、犯賢人之病、噫、無惟也。

跋停雲館帖

待詔文先生、諱徵明、摹刻停雲館帖、裝之、多至十二本、雖時代人品、各就其資之所近、自成一家、不同矣、然其入門、必自分間布白、未有不同者也、舍此則書者爲痺品者爲盲、雖然、視京兆書、乃今時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書、固亦縱然、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從黃庭樂毅來、無間然矣、乃獨收其行書、早朝詩十首、豈後人愛翻其刻者、詩而不收、計較其字耶、荆公書不必收、文山公書、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豈待書而重耶、

書丁肖甫青退卷

日月之蝕、所繫者大、故食而救、更而仰、合天下之人宜也、一人之日眚、而愈關一身及一家、故眚而療、愈而誦、合諸相知者、數人亦宜也、雖然、若吾友丁君者、敏而好學人也、入其目、畜於心、他日出乎身、加乎天下、安知其目之所繫不大哉、其友徐子旣誦之、復爲之引、

跋陳白陽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艸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劔戟，則凜然若罷及解，而當繡刺之紉，亦頽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道復之書與染耶。

辨

林唐二義士辨

某常覽元僧楊璉真伽發宋諸陵，至有爲收葬者，或云唐珏，或云林德陽，諸家羣鳴，先後牴牾，掩卷已信，移矚復疑，夫冒險收骨精誠動天，事僅隔代，而俾節義之士掩抑失真，此居鄉達人所以附髀與悼者也。吾師季先生論學明經，多所著述，至古典殘闕靡不據理折衷，於是博觀義士載籍，至晞髮集，謝翱冬青樹引，別唐玉潛，乃撫然高詠曰：知君種年星在尾，茲固唐公舉事之符契與，并采諸記，編爲一書，每於篇中疑不經者專裁數語，而後宋陵終始，如執燭而宵觀，登山岡而共舉鍾者，灑然是矣，何者，先生讀書不拘舊文，故其考事，雖句鈞章摘，要歸於理，所主謝詩，

豈在渺茫也。謂種出唐手自掩葬可知。星在尾次。又戊寅不爽。此則朋友之間拱手交贈。高其義而寓言之。非若後人想事風咏。又何所可疑哉。故於元史書年之異。所以直斷其爲氣有不平也。至艸隱記高孝骨蛻。正合林詩雙匣之語。乃訂二陵先掘而收。又居然信矣。其他瑜瑕竝指。絲縷互證。篇章而然。難細論也。以某所觀唐公奇節。每爲之扼腕悲酸。至如景熙者。其所結知。皆謝翺。鄭樸。翁懌。賢豪。憐長。楸悲。故主之人。荷白骨而封諸杯土。固其夙懷而立可辨者。所以不爲者。此當其時。必有事機不暇及。今亦不能強爲之說。不然。則詩歌形諸寤寐。其激烈淒楚之聲。可以貫虹動日。豈一文墨士詠事者。比耶。先生於此。非故優唐而劣景熙也。懼名實不相循。而考據者將無賴也。且唐以義士使其俛首就木。讓美不言。似無不可。而景熙何人。又肯冒虛名襲人之功。行如有知也。此固其赧赧然將欲起黃泉而立與人語者。嗟夫。故舊已矣。典籍尚存。求之者或未博博者或未精耳。不然。晞髮集亦宜學士耳目之所及者。而顧獨俟先

生發之退之有云、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詎不信、歟、雖然、以孟兼子常諸君、豈不好古者、猶且兩是、依違、不敢拂毫一斷、則不以當時杜口諱言、未有明證、可據故耶、又豈皆越不好古之罪耶、

說

一愚說

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後也、少嘗讀書家、近市、遂隱於賈、乃自號一愚、數請予著其說、予遲之久、而益堅也、一日問之曰、若所謂一愚者、何居、允和前而對曰、姪家也、市熟於市之故矣、蓋地之囂如市、而人之黠者亦莫如市、人既以黠而御囂、則又有黠者、馬以黠而御黠、其黠愈高、其利愈厚、雖然、久之而未嘗不敗也、若夫愚者、則不足以御囂矣、則又有愚者、馬以愚而御愚、其愚愈篤、其利愈薄、雖然、久之而未見其敗也、是以姪也、退而守一愚、予應之曰、子之言、市也、其人則賈也、其見則進於道矣、老子不云乎、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子其果愚矣乎、其真良賈矣、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七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贊

外兄若野翁真贊

其人則今也而學則古其屢則市也而質則魯其貌則頽然而迂也而其御之於禮也則翩其楚楚似余也舅抑似余也母

祝相士小象贊

准豐以凝目炯而精、碩口而癯身、可以知人、此祝子之貌、而吳子摹其神、雖然神以目遇不爽、其信神以筆遇少虧其真、此所以賤有迹、而貴無形、人知此可以相君於紙子、知此可以相人於庭。

五鷹圖贊

桓典張綱、李鷹范滂、騰者最猛、西京張湯。

大慈贊五首

有一善男、偕一信士、奉此大慈、令我述諦、我索皮囊、空空如也、了無諦義、適一長老、餉白芍藥、插我瓶翠、借供大慈、再拜以書、四十二字、今而數之、五十二耳、而了無際、譚打渴、睡善男、信士亦為誰耶、一笑而已、好春天氣、士擲剡藤、副松煤、二令寫雪、篠我亦忘記、是耶非耶、亦記得否、我則醉矣、都不能記、懵董、懵董、令利、令利、訊諸神、本尤智、尤慧、效龍樹偈

其二

遵正經、易隙打哄、難非熟、非妙、非神、着熟、着妙、着神、而攙掇、躡躡、一交、跌下、鵲竿、你問我是誰、是打羅的

王三 變相觀音

其三

至相無相既有相矣美醜馮延壽狀真體何得而狀
金多者幸於上悔亦晚矣上上上醜觀音

其四

身太長衣太剩額太廣而在面之諸根太倩倘起而
立纏倒脚跟蹭蹬蹭蹬如不信吾問諸吳道子始信
雅俗且無論阿阿與居士來我還有一啞謎與善男
子啾真和假笑倒了周軍悶你若不知叫一箇善打
虎的在元宵問長衣觀音

其五

大慈上方偶為人所污雕去不補空即是色無集道
滅苦穿靴吃肉赤脚赶鹿柴也愚參也魯不全觀音

陳氏三世圖贊

松齋栢軒丹山

於惟南雄實亢陳宗壘壘羣山公鬼作峰迨及兩藩
入粟典饗贊公之緒如芑茂豐今其邈矣瞻之無從
令孫繪公聚於一堂無橋不梓無鳳不凰金紫六區
映此溪楓後昆寶之過客斂容

錢伯陞贊

業醫善琴

御文長逸稿 卷十一
肥不隱骨脊不隱肉奇聳在顙秀含在目彈琴鑄鼎
服沙食玉炮炙雷公咬咀抱樸

綸師象

雲門寺僧

笑語讖拜綸師在寺不動不言綸師在紙筆精之神
幾奪太始寺耶紙耶等無有二學徒宗之此是影子
他年泥塑仗芘芻指

楊本兵像

嘗守紹興

向沾於牧桑梓德星今重於朝殿廷履聲而馬能盡
於丹青向也羔羊大夫委蛇今也麒麟上公威儀又
馬能固守其肖於去思之祠彤管庶幾敢告史氏

張翰撰彈琴象贊

昔年操軫在彼燕京今夕之撫乃在雲門操燕京者
遙憶其為瀛洲學士之弄撫雲門者親得之為高山
流水之聽以貌於圖喀馬無聲儼昭文之不鼓忘虧
與成

五老觀太極圖贊

至道難形亦復難說圍之則元公之一圈撒之則伏
羲之一畫兩儀四象此其胎之五行萬物此其孩之

默而識之，則渾然無不備也。細而察之，則各非其非，而是其是，未見詣其際也。諸叟聚觀，果孰徹其諦也。

劉將軍贊

彼武者武，將軍則文。覩其貌以知其人，蓋詩書禮樂，比於郤穀之倫，未昌其祖，喜衍於孫。

嚴君像贊

頷之髯盛於營，頰之頰酒所攻，滿如月而穆如風，可以知其中。此巨川嚴子彷彿之形容也耶。

張鄉人像贊

鄉人張子，工繪而巧，取影鏡中，自肖厥貌。予初出關，遇之於道，屬我贊之，值杏花笑。

張長治像贊

早年束帶，佐宰長治。

平聲

歸有餘抱，遂發於詩。其詩何

似，旣清以越，綠水紅蓮，游鯉潑潑。人亦有言，郊寒島瘦，胡君豐頤而廣其味，惟其如此，出故不窮。日哦以咏，如待扣之鐘。

周鴻臚像贊

匪白其衣而皎其姿，翩彼振鷺，游於鳳池。載筆以趨。

徐文長選種 卷一
五
鏘然其佩、手代天書、云胡不貴、敬恭翼翼、不忌其主、命此貌圖、亦待不去。

猿獻果羅漢畫

為狐為猿、予則莫察、各具佛性、而聽說法、桃實以獻、乞師轉語、不昧因果、免墮野狐、

書劉子臣小像

昔子夏以出入所見、交戰而癯、今吾友劉君未嘗有慕於紛華盛麗、若子夏所見於出入之時者、而貌亦甚癯何耶、蓋其為人大肆力於文、非上古語不道、昔

太白嘲子美苦吟而瘦、余數見君談詩、似短子美、思欲出其上、其癯宜矣、且古謂列仙山澤之癯、今君之癯、豈其流耶、則又去詩人遠甚矣、尚俟具眼者知之、

張鳴教小象贊

癯而肥、於思於思、戰勝以肥、仙人姿、孫吳老佛靡不究、早脫晚逃、終入殼、允哉其為橫渠之後、

其白鹿朱蝙蝠靈芝瑞艸為仕人壽圖贊

代

祿貴其百、福貴其洪、靈芝玉茁、以肇箕嗣之良、弓瑞艸翠交、以徵庭氣之鬱、芴有臺有菜、如岡如陵、黃髮

鮪背保其家邦、矧在御之琴瑟、儼關雎之雌雄、召齊
 齡而一德、亮共享以千鐘、蓋其始也、既造端之有自、
 及其至也、察上下而無窮、顧厥詞之不斐、愧周南之
 國風、
 雲長公象贊、
 於維壯繆、一寸之赤、懸於膽肝、溢於面顏、我聞曇師、
 公顏白皙、微醜不丹、維此繪事、一汰重棗、薄絳兩顴、
 其貌既肖、其神靡靈、有禱必應、主人之意、欽公大義、
 詎於福田、人亦有言、聰明正直、克陟而神、哀公之陟、
 適以直故、宜神其魂、狡吳賊魏、今其鬼矣、腐鼠孤豚、
 物貴不朽、人其可以成敗論人、

程君像贊

號海霞

吾始見君於柳州之筵也、高冠修裾、儼然學子、今君
 令貌於開府之幕也、華巾道披、蕭然羽士、蓋早幾鵠
 起、終若蟬蛻、斯稱其為海霞子歟、殆無忝於人之稱
 謂、

朱鄉人像贊

彼冠之玉、外澤而中空、龍門枯桐、此貌之古、外癯而

中充太山喬松是爲鄉閭表也火珠里之朱翁

宗孫像贊

西河種鬣遮頰相子之清髯而不鬣是宜早飛顧猶晚鍛古人乃云士貴晚成不見良工不以樸示人

袁生像贊

號鳳竹

取翁遺金買書以讀讀罷而簫下鳳於竹餉我以橘肉贊是屬鄉里少年子不俗

婦翁姬像贊

時伯方訟其季

爲甥於館翁姬實天今拜於貌能不愴然兩女而夫中道棄捐飯翁飯姬實維兩男斗粟可春已哉越關

王刺史宇和像贊

雙瞳之秀似許靈寶靈寶相公公守以老公須以短風不可搖罄欬笑言亦助蕭蕭貌公斗冊抑而不揚令我作頌竊太史公叶公傳留侯以爲魁偉而狀貌乃如好女於乎此其所以爲子房

友人某充秦幕書記出小像索贊

君將遠行托書此圖君髮尚玄我雪其顛憶在錢塘泛舟西湖豈真髮玄且雪其膚君今秋實而歛其華

君且強仕、我集於枯、欲留君象、朝夕見君象、不可留、
瞻彼隴雲、

其二 某次奉某告臨山小酌索贊

月面膽鼻、目河海口、此外之形也、德藏於心、書工於
肘、此內之神也、歲月正與、今將仕也、此合內外而知
其有成也、

某仕人壽圖贊

代

掌故於越、臯比登筵、別駕於吳、用蒲以鞭、廉訪豫章、
分道而僉、師道則南、人北斗是瞻、桃李雖無、言意存
於默然、樂只君子、邦家之翰、百祿綏之、胡不百年、

臥龍畫贊

龍見則田、龍躍則淵、不淵不田、倚此海山、神物於人、
理固有然、泥蹠蠖屈、仕隱之間、求諸古昔、其隆中耕
稼之年乎、

陳介石小像

紫金里有高士、工五言、敲一字、短須、燃斷、數莖、紫

丹山公配駱氏碩人贊

夫子有禮而相楚儀、淑人無儀、惟酒食是議、儉其粧

徐文長逸稿卷十七
豐其姿是爲世之女師

柳愚谷先生像贊

代

以詩勝者多癯、以道勝者多不癯也、而先生處於癯、不癯之間、以德勝者多壽、以才勝者多不壽也、而先生值壽不壽之際、此乘除之偶然、未可以強其同而歸於異、而予所可知者、當師雙溪之門、爲吾先子之所畏。

題雲長像身後有平贊

孔釋以道尸而祝之、遍滿胡越、公尸而祝、顧與之同、乃獨以節道譬大塊、無物不有、用以養人、節則孤撐、萬仞之峰、凜人心塊、孰寫此圖、丹顴紫鬚、鬯弓鞬刀、嬉於山隅、嬉於山隅、語顧其雛、猶不忘魏與吳。

史氏夫婦象贊

史氏諱楹、字曰仰之、椽於幕府、涅而不淄、一賂百金、擲之如土、幕府曰楹女、潔似我、試以文書質、而且藻、幕府曰楹女、似我、艸厥配曰潘、贅壻餉姑、食果而甘、亟橐以組、次及姑飯、必有酒肉、每直空囊、脫簪以贖、孀十五年、哭夫教子、子旣明經、女亦良婦、生則同室。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名田水月姓無鬼兮
成則同穴象則同縑贊則同德贊者為誰譚公維私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八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銘

端溪硯銘

先生携入獄中者

演易治書汝則從予白水蒼山我寧不汝俱譬諸小
白毋忘帶鉤仲毋忘檻車

羅經銘

斗霄懸北姬旦指南道者妙用在股掌間

石磬銘

客話餘煮茗罷兩三聲秋月下

竹秘閣銘

閣臂以書停毫摹想是故刺王氏父子於上

其二

王右軍書絕倫錢王孫勒臂閣象以浴鴛更灑落

中硯銘

大則若舉小便於携而易涸於處惟爾縱咫而橫半

其數上聲是謂得中之制用以為身之矩

龍磯硯銘

面有四星似箕其二沒於池而底則七儼然北斗列次以其常不見也故

戲之用僧張一行事

箕翁舌領河水斗何之化七豕隕而為石兮歸野史

碗銘

飯於人何德飯於已何力

海螺銘

唇之便笑而不言或以其哨不言而笑其聽人之謔

已而已則不謔者與

蕭州衣袖銘止小人裊裊甚于幾幾

語則舉。默則止。小人軒軒。君子幾幾。

其二 不語爾取

有口而不語爾取。有口而不啜爾節。

錢伯升秋葉池硯

錢業醫工書

葉塘製古石有苾。主人工者書與方。箋百艸模二王。

竹秘閣銘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墨不浣肘。刺竹為閣。劊驚妙手。妙手為誰。應堯張叟。

鏡

谷之神內衆聲。其靡盈。視之闇然。虛而不明。鏡之茹賦衆形。其靡渝。捫之硜如。明而不虛。既虛且孰。兼其精。古人有言。目憐心。

又小研

我從拘纍爾伴肺嘉。一字而關吉凶。獨責中書君也。

耶

徐文長逸稿卷之十九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記

借竹樓記

龍山子名
雍字子肅

辨而趣深于莊蘓

龍山子既結樓於宅東北稍竝其鄰之竹以著書樂道集交遊燕笑於其中而自題曰借竹樓方蟬子往問之龍山子曰始吾先大夫之卜居於此也則買鄰之地而宅之今吾不能也則借鄰之竹而樓之如是

而已。方蟬子起而四顧指以問曰：如吾子之所爲借者，特是鄰之竹乎？非歟？曰：然。然則是鄰之竹之外，何物乎？曰：他鄰之竹也。他鄰之竹之外，又何物乎？曰：會稽之山，遠出於南而迤於東也。山之外，又何物乎？曰：雲天之所覆也。方蟬子默然良久，龍山子固啟之。方蟬子曰：子見是鄰之竹而樂，欲有之而不得也，故以借乎？非與？曰：然。然則見他鄰之竹而樂，亦借也。見莫非鄰之竹而樂，亦借也。又遠而見會稽之山與雲天之所覆而樂，亦莫非借也。而胡獨於是鄰之竹使吾子見雲天而樂弗借也？山而樂弗借也？則近而見莫非鄰之竹而樂，宜亦弗借也。而又胡獨於是鄰之竹且誠如吾子之所云，假而進吾子之居於是鄰之東，以次而極於雲天焉？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東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是鄰乎？又假而退吾子之居於雲天之西，以次而極於是鄰，則吾子之所樂而借者，能不以次而西之，而其所不借者，不反在於雲天乎？而吾子之所爲借者，將何居乎？龍山子矍然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吾能忘情於遠而不

能忘情於近，非真忘情也。物遠近也。凡逐逐然於其可致而飄飄然於其不可致，以自謂能忘者，舉天下之物皆若是矣。非子則吾幾不免於敝。請子易吾之題，以廣吾之志。何如？方蟬子曰：胡以易為？乃所謂借者，固亦有之也。其心虛以直，其行清以逸，其文章鏗然而有節，則子之所借於竹也。而子固不知也。其本錯以固，其勢昂以聳，其流風瀟然而不冗，則竹之所借於子也。而竹固不知也。而何不可之有？龍山子仰而思，俯而釋，使方蟬子書其題，而記是語焉。

百昌齋記

艸以菖名者二，一曰昌陽，廣長而劔脊，根之節亦齧齧齧齧若廐櫪之鞭，然好生泥澤中，采葉乾之以烟，帳簣力可奔蚊，虱仲夏午節，家粟其根，屑雄黃以和酒而飲，殊苦且辛。又家插葉簷戶，神厨間云以辟惡。一曰菖蒲，今世所珍，虎須者是也。圖經尤重之，不啻甲乙昌陽爾。而文學中六子耽之，有甚於圖經。若世所珍者，購之滿百鉢，因名其齋曰百昌。今予記，予顧常往觀，欲奪其一而不可，嗟夫，虎須之重於圖經也。

則曰宜諸藥又曰服之可以壽甚則以仙中六子之
耽與世之珍與予之欲奪也非以藥以壽以仙也悅
目耳苟欲用於午虎須者可取昌陽者而兼之耶廣
成子之告黃帝也有曰百昌皆生於土而歸於土歲
時記又引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菖葉生呂氏月
令無此語要未得廣成意吳人於正朔懸栢柿與橘
於堂曰百事吉予記百菖齋亦効之云百事昌特少
一柿耳幸種之不妨一噓

虛室生白齋扁記

代

南華有言虛室生白矣而必先之以瞻彼闕者何謂
耶蓋白不能以自生而生於虛虛不能以自虛而生
於闕一室之間積焉藏焉物無所不飽焉猶大庭氏
之庫也猶羨里之楛而夜不見月與星也是不虛也
不虛也者不白也當其不白苟闕焉能自虛自虛焉
自白也愚故曰自生於不藏尤生於不閉不閉者闕
也猶重門洞開之謂也他日南華又云室無空虛婦
姑礪礪政與此相印發故學道者苟能舍其藏不鍵
其戶道在是矣雖然黑與白冰炭也老子莊生一家

也。莊貴生白，老貴守黑，家人矛盾也。是不然。月一月也。晦朔則黑，歿弦望則白。生矧吾儒，亦曰闢然而日章，闇非黑而章非白。耶？世人以文害辭者，往往牽泥若此。南雄翁小叔名某，字某者，有扁曰虛室生白。叔室吾女，少而敏，可以語道者。托吾記，遂記記爲誰女之父。趙其氏，堂名也。

天馬山房記

天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許，相傳爲于將鑄劍所。舊名于山，至唐天寶間始改今名。實華亭九峰之第八峰也。九峰者曰鍾寶山，曰余山，曰細林山，曰玉屏山，曰羅山，曰鳳凰山，而鍾寶最勝。其勝以嘉樹林，曰機山，曰雲山，則最名。其名以二陸嘗讀書其處，是八山總。天馬爲九峰，去天馬皆不過里許。旣轉相映發，復有不列於九峰者，曰小赤峰，與天馬峙。殆若賓主。然夫緇黃之流，遇一丘半壑，往往剪結其間。然按志紀八山者，竝否。獨天馬琳梵多，至數十區。以故羽人劍客，羈遊嘯侶，踵接肩摩，竟亦不知其何故也。此外則有大卯黃浦，遶其東西，皆不過幾里許，而

大海相望亦僅在百里間噫可想見其趣矣華亭璩仲玉氏始居城郭中隆慶壬申喪其考考以茲山屬藏遂結廬奉母氏居之亦遂讀書其中至是來遊南都一目予於市門而交之久之甚相得將別爲予陳天馬跡如右所書者使爲記以予觀於仲玉神昂而睨多白多稊而不爲稊所攣其傲而將有所逃也自謂比高於墓於茲山者之三先生其把筆與錐而忽一振也自謂伯仲於二陸然此豈足爲仲玉多哉夫仲玉之來也得於天馬者不爲不多矣予顧曰此不足以多仲玉耶仲玉其必不以予言爲然矣予聞仲玉善白蓮本師荷過之試以予言質之然不然見矣

豁然堂記

前半幅點染故佳

越中山之大者若禹穴香爐蛾眉秦望之屬以十數而小者至不可計至於湖則總之稱鑑湖而支汊之別出者益不可勝計矣郡城隍祠在臥龍山之臂其西有堂當湖山環會處語其似大約繚青縈白髻峙帶澄而近俯雉堞遠問村落其間林莽田隰之布錯人禽宮室之虧蔽稻黍菱蒲蓮芡之產畊漁犁楫之

具紛披於坻窪。烟雲雪月之變，倏忽於昏旦。數十百里間，巨麗纖華，無不畢集。人衿帶上，或至遊舫，治尊歌笑，互答若當時。龜齡所稱蓮女漁郎者，時亦黠綴其中。於是登斯堂，不問其人，卽有外感中攻，抑鬱無聊之事，每一杯酒，煩慮頓消，而官斯土者，每當宴集過客，亦往往寓庖於此，獨規製無法，四蒙以辟，西面鑿牖，僅容兩軀。客主座必東，而旣背湖山，起座一觀，還則隨失，是爲坐斥曠明，而自取晦塞。予病其然，悉取西南牖之直，辟其東一面，令客座東而西向，倚几以臨，卽湖山終席不去，而後向之所云諸景，若舍塞而就曠，却晦而卽明。工旣訖，擬其名，以爲莫豁然，宜旣名矣。復思其義曰：嗟乎！人之心一耳，當其爲私所障時，僅僅知有我七尺軀，卽同室之親，痛痒當前，而盲然若一無所見者，不猶向之湖山，雖近在目前，而蒙以辟者耶？及其所障旣徹，卽四海之疎，痛癢未必當吾前也。而燦然若無一而不嬰於吾之見者，不猶今之湖山，雖遠在百里，而通以牖者耶？由此觀之，其豁與不豁，一間耳。而私一已，公萬物之幾，係焉。此名

斯堂者與登斯堂者不可不交相勉者也。而直爲一湖山也哉。旣以名於是義，將以共於人也。次而爲之記。

萬佛寺記

去京師六十里所邑曰房山。山曰大南峪。有地一頃。初結菴一區以居僧。能貴其後中人某某輩以南地頗廣且勝。又邑界也。暑雨冰霜。往來者衆。背僂肩頰。而無憇止。思有以擴之。乃稍出醵金其黨。旁及募者。以屬貴。起嘉靖辛亥迄萬曆己卯而寺成。寺有殿三楹。東西翼倍之。廚沐之楹。視其殿。計將以聲衆也。置巨鐘一以飲衆也。爲井一以表衆也。爲浮屠一而佛之數則盈萬。遂名寺曰萬佛。至是工竣矣。乃來請記。今夫主人之召客也。無弗敬者也。然客三數則暇。十則警百。則皇皇然惟恐其或失矣。夫敬一也。而有暇與惕之分。則以客多少之故也。此何以異於合芻泥金碧以成佛。而以納之其廬。其人之驟而望之也。一則寥寥然。十百則總總然。至千且萬。則奕奕然。接之且不暇。况得而易之乎。然此猶以敬言也。至其畏也。

亦靡不然。設幽都獄具而以怖夫，不類其始觀夫一署也。矍然至三五則愀然，至十則毛豎而却走矣。夫上智者不待敬且畏而自善，下愚者畏之而後善。若夫敬而成善者，多中以上之人也。人之稟上與下者，少而中者多，則設起敬之具以成其善者多者勝而少者不勝。佛而至萬敬之具多矣，吾故以是某某輩喜而輒爲之記。然吾聞貴有戒行，是庶幾於敬者，以故今得從萬佛遷主御建慈壽寺中。

諸暨學記

暨之學自國初於今二百餘年，新者三而復圯，師靈罔妥。業是者亦以居肆不專，告擬新焉，顧艱於徵發，會有廢館錢與學畝歲入爲銀凡若干兩，計稍足辦。於是悉取堂閣曰明倫，曰尊經，若殿廡諸宇一新之，禮樂之器壞勿備者補且易之，而射之圃舊不垣浸湮爲閭舍者復且垣之。始萬曆癸未之十月，閱三月乃落。今夫有司之作公宇，百姓之作其私家，工竟則有司告落於大吏，匠告於主人而已矣。縣長吏之作於其學事，工也而道則師也，亦可徒落之而已耶。則

必有以詔之苟詔之而泛且襲其故之說猶勿詔也
今爲故之說者二曰學以明倫吾安得不曰明倫曰
學以務尊經而窮之備實用毋勦舊括吾安得不曰
尊經省舊括然明倫而必強追以古膠庠之迂習尊
經省舊括而令盡舍其制科一意於絕韋則法堂艸
且深數尺矣又何庸於取屋肆而新之耶今夫忿戾
與婉愉均動於形色也忿戾爲勞婉愉爲逸泛記與
專精均役於心思也泛記爲勞專精爲逸人情莫不
惡勞而喜逸且逸之效博而勞之效微也而今之爲

子弟於家爲士於類者顧舍婉愉便忿戾黜專精崇
泛記如此乎其惡逸而好勞舍效之博而群趨於效
之微也此何說耶意者詔之者之迂而人苦於從如
吾前所云也故不得不悉畔而去之耶然而易忿戾
爲婉愉務專精舍泛記其勞逸之相去旣如彼而倫
由之而日明經由之而日窮以尊效之相百也又如
此亦可委曰迂也而苦於從耶鑿之於病者也布方
同也而引劑異也則病有愈有不愈他人之詔明倫
與尊經也布方醫也予之詔明倫與尊經也引劑醫

也。雖然之詔也。非通詔也。不病者不俟於布方矧曰。引劑吾敢謂暨之士盡病耶。僚丞某君某均與於作。且詔董役者某則勞爲多。

刑部題名記

代

刑部之有題名始尚書白公昂歷若干年而萬公鐘復修之。白公有記萬公未及記而遷吏部以歸其後何公鰲始復爲記大約白公之舉是役也其序長貳直以蒞官爲先後不問其位次而萬公則更之先長次左右侍又餘其下方以便再書瑣至邑里遷代亦

復不遺然而邇建置別沿革以及諸司分合之詳蒞政官守之法而又繼之以勸戒以示後人則白公創始之勤不可少也至是若干年矣其爲長貳又若干人矣茲而不繼後將益荒匪直無以示後且重違前人故予謹書長貳諸公於石如舊法而贅之以言曰古之詮圖經者其藥石之名備矣及唐而修本艸拾其遺而不載者無論數百種皆補羸而決滯者之資也至於名鑿劑療之案若其人之姓氏邑里則自和緩扁倉以至於近代之朱李蓋有後先相望而歲不

勝書者使後之爲醫而漫者則亦漫而已矣其謹者則必求得其人曰某也用某方療某疾吾謹視之而其法始不乖否則亦漫而已矣今形之補羸而決滯猶之醫其牘也猶之醫之案其用某法以治某事也猶之本艸與圖經之藥物也而不著其人之名與氏則於和緩李朱亦漫焉不知其爲誰而莫適所宗矣由此觀之名氏之著與湮也豈細故耶創者倡矣而繼者不和則亦久而相與入於湮矣

三賢祠記

溧水有倉曰便民者在日球湖之去縣可五十里所湖濶而險輸者多覆又以其遠須守南畿將卒苟不以時至則不得支支則邑長吏又不得數往視於是守則得侵耗支則多爲將卒所掊剗民苦之及賀侯某者來知溧問民所疾苦有言其不便者侯於是徙球湖倉倉於紅蘭埠埠去縣可二十里許邑長吏可旦夕一往返則畿甸來就支者長吏便輒往臨民有所恃徒卒禁不敢多索斗升又近也易守無侵耗無風波也無覆民坐失三惠得三利而侯爲政又且

先大體廉仁以才今其去召之日月爲御史若干年矣而民思之爲祠於某所祠成乃因某人來請記於予且曰繼侯令有傅侯某繼傅侯令者有吳侯某其賢猶賀侯也民竝德之將亦竝祠之抑亦可竝記之耶予以賀侯方在要津吳侯方在邑今茲之舉似不能無疑於好事之口若傅侯則譴者也民何附而何援哉用是益知二侯之果有惠於溧也賀侯於倉之役旣明白如是而吳侯則列賦書十數條其欲甦其民皆數諍於大吏而後得傅侯嘗爲鄉約書數百言閭閻如與父子家人語要皆非容易事雖不同同歸於仁辟如上黨之參滇之苓粵之桂皆足以治蠱而起僵皆陳藏器之所稱而同其譜者也

修郡學記

語能纂要

郡學自府梅公某修治以來至於今若干年復就圯隆慶戊辰值廣德岑公某自南垣出知再新之計所新先師殿一廡以列賢者東西二門中外櫺星三卿賢之祠一凡四事而七所爲屋之間者六十有一其昔所未有南西館以居諸生者二廠於鄉賢祠以脩

儀者一亭於射圃以待觀者一凡三事而四所爲屋
之間者又四十有一總之屋之爲間者百有二其諸
工費銀以兩計者四百八十有奇方事事責其成於
丞某某始巳巳某月日至庚午秋八月而落成學官
子翁某等若干人相與言曰茲役也舉則盛矣工則
巨矣德則不可以忘矣而跡則易以湮盍書諸於是
礪石紀其略如右相率而告書於某某曰古之作巨
者有書然書止以記時而已無他辭辭者非古也雖
然乃學校之興士則辭焉可也而近世碑而辭於學
者莫如新建公其言大約謂新學在有司新巳之學
者在士噫至矣某則竊從而繼之曰學新而舊舊而
復新若循環然今日有司相繼而興者是巳士於巳
之學新而舊舊而復新必使若湯之盤銘然將屬之
誰耶某不敏敢以是爲諸君書乃若岑公治多不可
述意者如詩之有泮水闕宮以別紀魯僖公之作斯
則稱其體耶

蜀漢關侯祠記

蜀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吾孔子之道並行於天下

然祠孔子者止郡縣而已。而侯則居九州之廣上，自都城下至墟落，雖烟火數家，亦靡不醵金構祠，肖像以臨。毬馬弓刀，窮其力之所辦，而其醪也。雖婦女兒童，猶懽忻踴躍，惟恐或後。以比於事孔子者，殆若過之，噫亦盛矣。愚以為侯之所以致此於人者有二：其君子見其大，則以為仲謀以大國之君，請婚於侯，而罵其使，羈旅於強曹，沙其禮遇，一夕去弗辭。最後見逼，至欲徙避此，宜若舉將帥中無與伍者。衆庶見其小，則多取裨官小說中語，羣居而竊異，或播諸絃歌，往往自相咄咄，如所謂操閉侯與嫂於一室，及手刃布妻，皆正史所無事，而人共信且詫之。然而愚以為此皆不足以盡侯也。論人者，貴舉其全，而見許於人者，亦問其許者之人為何等。孔明大賢也，翼德至親且貴，且猶見短，自翼德以下，皆無當其意者，而獨許侯為逸倫絕羣。先主英君也，為侯報吳，寧失其國而不悔。彼二人者，皆親見侯於平日，而深得其全。寧若後人所云君子與衆庶，從區區一二事間，各據所見，數其美而稱者，比哉。若孟子之稱孔子不同也，要其

極則直舉其高第若宰予子貢有若之所稱者以答公孫而後孔子之聖始不可以名言故予之論侯亦惟據孔明先主之所以致意於侯者而後侯之美殆不可以數而盡不如是而後之祠侯者顧獨盛於孔子不亦有遺議耶馬水口在萬山中爲備胡要地比設參將領衆三千人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軍以才勇忠廉奉朝命領其事至則節縮已奉營侯祠爲殿者三爲門者一竝三楹而兩廡之壯潔勿侈役始懼趨君戒勿亟越若干月而成適適公書抵某某至自燕令記之遂記

稽古閣記

代

凡學之設以明倫使明倫而止於子輿氏之所謂孩提愛親敬長已也則人人取諸其身與心而足矣何煩於問諸人問諸人且無所事又何煩於稽諸古惟其自愛親敬長之端推而至於國家天下之大其禮極於五其數大者三百而細者多至於三千於是學者欲自創而爲之則不給欲自思而得之則時有限而用不可待而古先聖賢固已各竭其心思而試諸

行事歷數千百年之久，會諸人之長而筆之於經，以待後來之取，非一人一時之所集，蓋爲高之丘陵，爲下之川澤，吾夫子所稱文武之方策，所致力於杞宋之文獻者，皆此道也。諸經之不可以忽，而後之學者，必有事於稽之者，蓋如此其後闕外馳者，過於懲咽，遂欲盡束文字，直取明心，其意本以救支離之弊，而不善學者，頓入於滅裂而不可繩，稽古之義，且視爲贅疣，矧其地與其廬舍，曾有及之者乎？我明凡府州縣所在，必置學以明倫，又往往置閣曰稽古，以佐之。惟山陰有學，乃未嘗置閣，近坐前說，蓋不及之矣。今貴溪徐君某，賢而多文，猶留心於教事，始營之，會有當贖金者，以告予，予請於省大吏，閣遂成，舍三高三丈，有三尺，深加三之一，廣倍之，始甲戌仲冬，五日至乙亥，望而落之，噫！古人過闕則趨，過廟則肅，是有斯觸，則必有斯應也。今閣之成也，非諸子稽古之觸乎？雖然，當其未閣，苟有應於稽古者，不聚於閣，猶稽也，誰得而禁之？今其既閣，使無志於稽古者，卽聚於閣，猶不稽也。又誰得而禁之？是在諸子。

養賢堂記

代不用

國初縣學籍諸生廩膳二十人，增廣倍之，於是有號房以輩居此兩等者，有膳堂以食二十人於其中，則業專而勤惰亦易以考。迨弘正以來，至於今，附學者多至四五百人，不特號房無以容，并前兩等生皆散處於外，而廩生亦罷食於其堂，堂或廢或存，在山陰者廢且二十餘禩，莫之言復。會今某侯來知邑事，比及三年，幾於無訟，爰及士類，文教大興，旣而念曰：魯朔不告，羊不可不存也，乃構堂三楹於宮之右，扁曰養賢，以待二十人之聚食，冀以專其業而考其勤惰，如前日焉。諸生相與奮起，復圖識於石，以竊比於書紳，合詞請記於予。予惟天下之事，惟實之崇，而名亦不可廢。今天子有廩以食諸生，有司作堂，以便諸生之食，與諸生食之，而不敢無所用心，以嬉此實也。作堂而必扁之，以養賢而復碑之，以闡其養之之義，此名也。彼不策而勤者，力於實而無待於警於名矣。萬一有惰者，雜於其間，俯而食，仰而見扁與碑焉，曰此爲養賢設也，吾飽賢之粟，得無孤賢之稱矣乎。

如此而猶爲名之無補於實殆未然也故予爲作養賢堂記而謹書侯之世與構堂之時曰侯
人名某以辛未進士知縣事堂始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

史氏橋記

則水牌東南有洲若干某去昌安門可五里環洲而居者不下千餘家而史氏居十之二乃多在洲中其後有史某者從洲中徙北岸自是族人往往有北徙者歲時禮會輒以舟苦之則易以木橋木橋善圯則又未免以舟其後某之從子曰某者罷判府歸計所便乃捐錢買北岸可橋地長廣竝丈有二尺遂沿洲北路稍率衆貲枕洲而北爲石橋長可五丈濶減其四始某年月日越幾月而成洲尚北當舟而始會者旣便之而茲橋所關涉北則有三江抵海東則曹娥江凡行旅賈販之往來百餘里中宜無不便者非直史氏然也橋旣成衆圖碑之碑成來告書遂書之

正義堂記

事有一倡而和者三百人不數月率銀爲兩者千一

百四十有奇，買地百畝爲畦者，三千有六百，屋之間大小合四十，諸果材蔭木不與焉。若此者，可以爲利乎？曰：利矣。曰：利將以何爲？曰：以冢其鄉之殤也。曰：冢何規而用利也？多若是，曰：殤不冢則已，冢則未可以百十限，歲月計也。故用畦千以待瘞，屋七以待視，餘二千以召種，屋十以召屋，儲其息以備新與祭，地宜種，又宜守屋一以居守，又一息之以給守屋五，畦六百，免息以來種，鬼疑厲神以臨之，觀音大士關壯謬張英濟三尊者，時所崇，民所視聽也。祠之屋同堂以三土之神，祠之屋以一，此皆先後構然也。而中自爲堂者三耳，堂而南，屋者四，肱堂而東西，屋者各三耳者，小不適用，肱者差可小用，凡大集議若大役，必於堂。夫若此者，由前而言利矣，由後而言利乎？抑義乎？曰：噫，義矣，匪直義也，仁禮知信，諒之矣。夫仁者何惻隱是也，惻隱故冢舉而義成，冢舉故規酌而智效，規酌故祭創而禮興，祭創故衆不爽役，俗不偷窳，而信立。吾故曰諒也。客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舉也，倡之者公鄉人白子某也。白子曩見一寄觀於禪

而三其變始而路再而潰終而亾矣故今之始冢之
義終向者惻隱之仁也雖然我以義始能保人之不
以利終耶曰無之苟有之則是人能惻隱而彼不知
有羞惡此子輿氏指以爲非人者而彼甘心焉豈真
非人人而奪鬼必且非於鬼客有後至者聞之再拜
而起曰諾姑置堂伺記敢以記煩曰吾不敏始聞鬻
是者後將以爲凡有事於茲堂者未必盡義也故詰
然不詰則亦不知凡有事於茲堂者盡義也董子曰
正其義不謀其利乃不知事固有謀利始足以正義
者不然易何以曰利物足以和義哉故知是舉者謀
利而正義者也堂何名曰正義曰宜客何名曰受采
曰彌宜

三省殿記

神祀於下土尊且靈者楚有玄帝蜀有梓潼帝君而
江右則有天師張氏三神者雖分位不同主教亦異
然至於翊衛人國運爲上下尸德福則譬之殊谷內
呼響應自一而帝與師也歷代崇之至我明猶大
有隲賚自今文皇帝役武當列聖承之其報典罔

不克虔。今上嗣位，實惟狗齊。凡有設施，朝舉夕應，時和谷熟，物無夭殤者。八年於斯，既乃作而思若曰：凡茲大順，將人力不至於此，予將益為民請命於百神。於是減省尚方，益發大長秋歲羨，求淨土闔浮生，而以慈悲住世，歿而有利於羣生者，而宮之。又治作杠梁道路之妨於輿步者，凡所疾苦於民，如已貽之。其求以脫民之疾苦也，如脫於已。於是侍衛之臣，若某官某君某某輩，謀所以祇承德意，效涓滴助滄溟者，乃得都城之西南，曰菜市口，地可若干畝有餘，構殿一區，肖前所稱三神者以居之，而名其殿曰三省。謂楚與蜀與江右也。工竣，因某請記於某。予惟天下之事，惟不私於已而利於人，則不問其人為何人，其事為何事，皆可以贊化理而不害其為經，苟私焉，則名雖正也，而實則非。卒亦不免於禍。以予觀於曩時，假斥邪恣佃請，舉琳宮梵土而一歸之，其家籍中，類皆士大夫為之，然為之而未見其卒能全之者，至於舍宅為宮寺，舍其財與業以為資，雖匹夫匹婦也，猶千百世稱其人肖其像，遺福於其子孫，未有窮也。

而况於侍衛之臣、又况於仰體君上、為民祈福之意者乎、由此觀之、為正與邪、未可以虛名徇也、遂感而為之記、曰殿之構始某年月日、越幾月日而成、費金若干兩、殿若屋為間者凡若干、至扁鎖焚修、則謹擇道士曰某、與其徒若干人、以克、非其人則易、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碑

山陰劉侯去思碑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非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矣、且鬼以匿而狐以奸者、百出而

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強弱倒置淳黠無所別書史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噫然則孰為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某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真足以起敝而補完破裂。特以承某侯後。侯恬然安之。不欲獵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真若止水。須眉靡所不燭。若禹之鑄鼎。卽有魑魅魍魎亦夔夔。睚睚畢露而不可逃。其折而氏昂之。又若權石然無不愜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感而入者無不踊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中。帖帖若無事。吏胥輿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攫民一粟一錢者。在漢史劉陶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特以縣多奸猾。陶能摘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為作歌曰。愷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我下民。今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

此句作骨

文而碑之。而屬書於某噫。固其宜也。異時邑校圯。侯新之。不令勞且費于民。江汰天樂。侯隄之。可十萬丈。廣狹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

皆教與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圯隄，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獵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云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急於名，此更難。

對之王先生去思碑

代

先生名一化，字汝誠，揚之泰興人。自幼以經行聞。隆慶丁卯，應歲貢科，授嘉禾訓導。四年，擢新昌教諭。會宮齋壞不治，無以居諸生，遂出俸新之。業既有專所，乃與諸生約曰：某日當詣會課，某日當會課於邑中。第上下有疑，必親解，有不足必周。於是諸生益思奮。

起德藝，倍往昔。邑偶缺長吏，監司以篆屬先生，辭不可，則取綬佩之。至邑堂，召父老為宣解，然聖諭使訟者內革，不先以楚，迨還篆，民不忍其去。滿幾年，監司若院使者致獎者再三，會應天缺教授，銓以先生名請於上，可之。先生遂舍新昌，赴應天。士與民多先生教，且嘗攝邑有令政，懷之，相與礱石於宮，將紀其盛。率父老一二輩，走留都，屬余以書。予惟先生揚人也，宦其鄉者，有董公仲舒，以經義名漢書，其鄉之先輩，則有胡公瑗，此則兼經與治而有之。先生生長其鄉，

意不使二公者獨美於前故、試而輒效也如此、其令人碑之也宜矣、然予少時抱經在庠中、嘗聞新昌二許先生之賢、既去而人亦碑之、今距此更四十年來、教新邑者、不知其幾、乃始一再見其然、噫亦難矣、然余抑聞之、鄉校之易毀也、自春秋至於漢之東京、往往特書其事、其毀也至不避公卿大官、矧爲之師者、朝夕其間者也耶、假令有一疵、卽人自爲厚也、免於訾亦幸矣、安能令其碑於去後也如是、然則先生之得此也、豈不誠難矣哉、爲作詩曰、

昔予抱經、游於鄉校、二許先生、實應厥教、迨其性矣、士有遺思、礲石以書、螭首巍巍、今四十年、師則繼踵、生長泰鄉、佩胡服董、京兆之泮、北隆辟雍、舉以授師、其寄彌崇、余書則瑣、碣師徒勤、儒林列傳、付之史臣、

沈氏祭田碑銘

代

某五世祖祥二府君、曾祖裕齋府君、葬會稽東二十里阮家灣、故有田以供祭、漸乾沒初改、逐支遞辦、後乃漸久漸疎、追遠念忘、又或力短心長、過時滯舉、某實痛之、某茲特割私田若干畝、特取歲入、用給兩府

君歲祭其於例應遊辦者自不相妨而於所謂力短
滯舉者亦可少寬其責備噫某此舉亦聊爲餼羊耳
昌大其事不無望於後人詩曰海之於河首尾則親
河之首源迺自崑崙計里三萬計時百旬於海之委
寧不遠耶然而祭海必先曰河人孰無祖祖孰無祭
或數或疎以物豐匱因匱而疎責備則難莫敖之餒
吾忍坐觀留畬若干畝以備歲奠粢盛牲醪毋缺盥
薦如飀有瓜後嗣其昌我倡徵捐聊爲餼羊

青 沈氏冢其外親及祭田碑銘

代

某外祖姓陶名某字某會稽陶家埭人娶外祖母董
氏生女三長適先君東平公某外祖歿時外祖母年
纔二十五孀四十五年歿時年七十矣而妾王氏者
孀時年十八孀至今五十二年陶竟不後以故當二
孀之生也某母夫人迎之並養於家及董媪之歿也
爲買山曰戴於殮含卜吉以葬而王媪生壙附焉歲
時墓祭無怠無廢某意孟莊之孝不改父政然禮以
物興物匱禮廢鮮不由之某茲用錢若干買田若干
畝給戴於塚世世牲醪上以迎體母心下以成就不

改物具禮廢咎將誰歸詩曰

我母之母於維董嫗雖曰外家實祖母屬音借我陶

翁翁卒無嗣我母迎嫗以養以事卒則葬之以冢以

祀嫗勝曰王陪嫗來我預壙附嫗以待安安生養成

歸乃同一所買田若干畝給牢禮費子孫守之世世

勿替匪直大家音姑弗餒於此實繼大母迎歸之好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書問

答吳宣鎮

兒以所惠權什一於京師自不得便去而居食二事

迫之使來復就蔭於榷柁之一葉便當進謝舊恩僕

以形跡止之諒不以爲簡也壽作未免過諸公之眼

謂須爲吾儒立赤幟入道語以張之故聊復效顰然

不敢自以為是，故欲進而復止。惟高明裁酌。

答許口北兵憲

清宴超談，數日來齒頰間尚有餘味。茲更以妙句恭一讀之耳。畔復聆鈞天矣。翁其少俟，高齋烏几，當有撲撲然小缶之響也。

答王新建 瑞樓

旅次朔漠，遂復迫冬，無一毫之益於主人，徒費其館穀而已。承獎不特生非其人，抑且未有此舉也。刺尊翁老先生集語未了而輒許，當是此公夙心生亦何所預也。茲者處於外禪，稍得燕遊，每陟高眺遠，悽不勝情。南望關榆，益倍知己之想。行者倚轡艸艸布字，應先生暨兩公嗣不及專書芙蓉芳蘭歌舞益妙矣。安得如曩者再領於筵末耶。

與陳戚畹

曩所沐非言可盡，書至推獎又非鄙劣所可當。明春當入關，與左右翺翔圃榭之間，更挹懿美也。小艸奉記室求教不具。

與王口北兵憲

與王口北兵憲

東施之眉愈顰愈媿過不鄙遺輒復遵命履寒涉遠兼布奉候之忱

答許口北
一言之加溫於挾纊纊復美矣溫當何如第念諸所遺乃左右交於王公者以寵山人如逾分何捧檢拜嘉煖氣滿屋以遵曩約却不遂候也

又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玆此貂毳豈比常毳矧奉雅意價連城矣

與宣府

序艸書上求教然後發希勿吝指瑕也三公來索意欲書三紙分投之手輒而筆凍敢以勤記室何如明日專望敝裘破絮隻箱不能悉貯再乞其一

答何先生

名九州號春亭宿遷人

先生以子文而謬獎鄙劣鄙劣亦因子文而得知先生是日飯我於齋悉出篇札讀之既復描寫風致坐中俗客亦翩翩欲飛老朽庶幾後塵能不馳越卽山川縛我吾豈橘柚也哉知握手有日也小詩畫竹略

見區區病起懶書未悉傾慕

念別者久追惟雅情益增忡忡季子微兄每寄書必及麾下高誼僕始知公今爲遊戎千里之才殆應少展矣而子微者抱才久困又復拙於時樣計今所處當亦蹇落不偶而其郎君名大觀者誠袖奪魁之手竝亦悠悠僕獨奇之聞公亦稍剪拂儻帷幕館穀間有可接引願始終之也僕舊日聞公說遼陽事從酒觴禪寺邊拔刀弄馬呼嘯劃然六月盛炎令人肌粟只今臨書乃復想見其然不由人不起舞墮憤也外小林一幅寄將遮壁坐寒耳無他物可致情也

答茅君

湖人

辱書初論三物知足下固高視一世所謂具隻眼者良造執策以臨舍黃澤之蹄宜俱却步重孤高舉聊擬爲公作一馬首輒赧然有所進天寒不堪旋書敬以舊途鄙作十二首計四紙塞命鏡一頰得兩醜自爾不能免也語在筆尖顧復閣縮亦坐寒耳非敢簡也

答李獨石

公威名赫然、僕亦思一仰挹、願茲行以山水撩人而
然、冠蓋尊嚴似非、苾竹可接、俟他日轉鎮、敝省或當
納履、曳裾於油幢間也、道里脩阻、致饌腆多、不勝感
荷、茲時策以、離舍黃鵠之親、宜其壯遊重遊、高車駟
馬、僕每從書冊中、慨慕古之名將、而不可見、往往兀坐
歎息者、移時、況近在六十里間、兼以敦說詩書禮樂、
爲儒黨中、白眉者哉、再招而不敢造者、是必有說存
於其間也、可以默會、仰乞亮原、僕之掃門、豈無日耶、

簡許口北

慚享我公分庖之惠、令人每飯不下咽、願無可仰答
者、聊作墨君一枝、以見眇微、欲陳情素、益露酸寒、辟
如錦綺滿席、羔獸盈俎、貴介王孫、奕奕彬彬、方以裘
馬相雄、墻角忽出疎梅、不笑必厭矣、非公妙雅、寧易
賞識耶、絕倒絕倒、

以韋賤仰交王公、恐涉非分、是以寧甘疎外、野客清

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
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捫心
知感。亦亦亦亦
緬惟超曠，兼之藻黻，謂宜日不去左右，方是鄙心第
以宵鶴塗鴛，勢不可以追逐。故復悠悠耳。昨愈出愈
奇，便當勉步以請也。

又

鄙章纔投，和篇輒至。霎爾取營，妙若宿構。辟如老將
快馬，研陣突圍，使人旗鼓，猝不得息。安得不豎旗以
降耶。

答張太史

當大雪晨，惠羔羊半臂及菽酒。

僕領賜至矣。晨雪，酒與裘，對証藥也。酒無破肚，賊罄
當歸，甕羔半臂，非褻夫所常服。寒退擬曬，以歸西興。
腳子云：風在戴老爺家過，夏我家過，冬一笑。

答李長公

劉君來得長公書，并銀五兩。前此亦叨惠矣，何勤篤
乃爾耶。令人不可當，願念老病漸逼，灰稿須臾耳。無

可爲報如輪迴之說不誣定庶幾了李源圓澤一段
公案聞勳業日隆大用在卽卽披甲躍馬三發小侯
破的而飲羽買韓盧五明馬適至便牽往蓮花峯頂
浮大白不計斗石侍兒抱琵琶棖棖響萬谷中儼然
突騎出塞之爲者此等豪筋俠氣定勃勃長在掌股
間正今日囊錐時事也如相憶伯喈便可呼虎賁坐
飲耳臨書三歎

朝服與章君

昨偶有古奉復失詳辱餉屢矣卻領則違尊雅領之
又似范曄載市尚食果皮飲酒畢命猶饗也兩箋竝
澆之菊雖不成染但就鄙蒙作此以來此爲第一古
人作有葉之物簡則不足遮瞞人耳故曰人皆以清
疎爲巧我則以繁密爲然就中量有餘不能堆積并
用焦墨也此不可與俗眼評譬語生物茂密者必有
餘者也一理耳畫美人便往一覽欲公賡此鄙詞盡
其中丰神無佯避且曰少俟也成則幸兼軸以來之
常箋輒讀薄篇一淨之

與呂君

徐文長逸稿

卷二十一

七

夏間幸得一挹丰神自此屢興企慕山川間之莫遂
瞻仰如何如何繼惠鱗腊百頭茲復以薰橘百餅兼
之佳詩到時值雪下輒呼童煮茗急發封緘竝一咀
嚼鬪芳角潤令人悵然復興安道之懷儻便鼓楫想
當握手數朝豈至望門而返耶吾丈以爲何如

簡友人

半身不遂屢見於書中而無一人覽及遂使不遂二
字獨傳豈文字顯晦亦有命耶呵呵

東王將軍

聞公提兵西渡便可圖會甚慰甚慰舍親值蓬萊驛
支應願公且安行至十一日辰未到彼此私情也雖
然百里趨利兵家所忌師行日三十里古法也如何

答叔學張君

久疎教言殊切耿耿昨辱枉過又無緣得相把袂君
以爲憾僕同之也先後嗣惠甘鮮感謝感謝稍晴當
圖會于子先店中却須先期一訂行將掛百錢於杖
頭與君冒高桶襲短後渾高陽之徒取醉於市樓談
旅客之舊跡振衣上之京塵月黑漏沉長歌而後別

後文長逸和 卷二十一
也。如何如何。新春伏惟尊履佳勝不宣。吳煇而致。

題名 答錢刑部公書

昨尊使回後，再閱詞翰，及今日復示二作，頗悉意旨，敢遂奉答，往寓杭時，則聞門下作法事於西陵，僕忘其鄙陋，欲形諸篇什，以不知其何法事，故多相問訊，始得之，非有疑於門下也。門下是出世人，作出世事，僕雖不得其門，曩時亦嘗留意於此宗，作一看經僧，過來雖不認得真月，莫亦認得人手，指月處，僕自疑則有之，豈敢疑門下耶。僕之自疑，亦非疑佛法也。一悟直超於門下，則瞠乎其若後，至謂信心，豈便讓門下耶。下根之人，縛以習氣，不能勇猛精進，自所慚也。謂疑佛謗經，十年前事耳，今自信其決無也。恃愛一明此心，逃禪集如刺成，雖不敢附不朽，然僕非畏犯世諱人也。望且賜教。

奉尚書李公書

石麓

此書具見文長與文定

離合之故

某不佞自惟以一介之賤士，無片長之挾，走數千里之道，以仰托明公之門墻，而無所疑懼者，非特以其

道德之高深、問學之純粹、行謹之正大、操履之介廉、謂足以師表而涵育之始焉、因之而終期於宗之而已也、亦以明公雅量所及、每矜人之所不能、而其使人也、動合器之之道、名實流播、非特出於楊友一人、其在遠方、蓋習聞而素慕之、是以一蒙尊命而敢以身往也、奉侍以來、自揣所具之器、既不足以光明公之使、而其所不能者、明公亦既矜而恕之矣、既又慮其進退之無所據、而見疑於時也、乃令習而延之、是明公之所以待不肖某者、誠無所不用其厚矣、某敢不勉而承之、姑以自試、其果能與否、而敢遽自外於明公之德意哉、但其中有不可者五、不敢不預白於明公、而其最可疑者、則入粟之說也、入粟之事、在賢者亦多就之、以卒售其兩可之志、但在某之身、非時力有所決、不能抑、亦心有所甚、不欲、其自知之真、而自守之篤、有不可遽爲明公言者、當時徒以查氏見促、用此言以緩其期、而他人往往來訊北上之由、某漫假此以支吾之耳、不知何以得聞於明公之前也、且某當臨行、告有程假、暮春不復、例得扣停、設某雜

有他念、其於處此、豈得如此專決、明公試於此處察之、亦可以信其決無矣、則一至暮春、便須辭去、而某近在道途、屢遭詰問、猶假入粟之說、以答鄉人、明公不知將謂其蓄志如此、反覆其將何以自明、此其不可者一也、至於習效斯事、恐難猝成、即使得成、恐不堪用、今某既已願學、自不敢不竭其心力、而才有所困、事涉避難、如聞當時亦有緣此以得罪他所者、明公縱不見疑、某將何以自解、此其不可者二也、諸撰繁多不能槩及、稍有餘力、尚欲尋繹舊聞、正使竭其力之所及、不過表文一兩篇、大對一兩對而已、明公縱不求備、某將何以自安、此其不可者三也、收散文目、類有掌管呼約、輪轉入侍、則又寢處內城、臨日揮毫、甚至聚食一所、某欲求免三者、而衆人皆爾、明公縱欲優容、某將何以免自異之嫌、此其不可者四也、旬日以來、袖手坐食、退頒芻米、實增汗顏、假令自今以往、許其嘗試、漫爲其實、未見成效、若於芻米之外、復同衆人、月給積至一季、爲費愈多、明公總不校量、某將何以贖虛糜之罪、此其不可者五也、夫聞命而

卽受隨所欲而不敢辭者賤之所以事貴卑之所以承尊也因其人而廣其資之所近諒其短而不苦其性之所難者知之所以容愚賢之所以成不肖也畜於志必宣於言慮於終必白於始者上下之所以共成夫信義也某旣不敢不以賤之事貴卑之承尊者自勉而亦不能不以智之容愚賢之成不肖者仰望於明公故敢并以其畜於志慮於終者而宣於言白於其始焉惟明公其宥而裁之

與朱翰林

日者於某人書見公及其之言似以某有意自外於門牆而高自矜匿不令人望其顏色某不惟不能辨且不敢然有一言焉以獻又似以戇公而實非也某往歲客南都初亦不敢先謁一巨翁巨翁雖不言似不能忘者其後巨翁者惟病某往謁之勤而避之不能暇矣是以願公且姑待行見翁之避某而厭見某之顏色也入上谷得樵歌十首敬以塵聲音之陋如此顏色從可知矣

與李子遂

兄丈此來其於某如持準繩向曲木雖未加彈界然於矯枉之功固爲不少閩越相去千餘里求如兄輩復有幾人恨卽垂隔不終夾持耳某比亦不健又稍治先人之塋迨於罷鋪計亦涼冷台宕之遊恐亦不成何時復勤帆策相與捫眺於綠蘿白月間耶子牙允便布此一候動靜欲書新什求正會荷杵者所誼頽然閣筆宿抹一幅汚清齋又煩一事近有友人假與一園稍近水竹某將就栖其間舊有白鷗籠久虛幸兄買一隻托子牙兄中得一黑者更妙

與朱太僕

臘尾春頭俱坐薄惠頽然牀褥間遂失面承請教甚歉也委艸亦坐是而稽比始辨敬呈請削知不足采也別有願使君轉託生不敢逆料公果拒與否輒以其紙二幅并與生之簡呈請儻奉進止便當領傳嗜好者不量往往徒見敝寓壁間粘掛之妙以爲公真不棄鄙人於翰墨間故惹却此累惟察而恕之

答俞都戎

曩客貴節惠誼深篤有踰骨肉感而無報寤寐耿耿

御文長逸種卷二十一
與日俱長此肺肝中語非虛諛也邇又遠寄僧書扇
悅僧書乃難得之物重疊而至令人何以堪之峨眉
之雪至六月尚積住而八月又繼之不知何時消化
得盡此大似吾之衷也宦聞日騰深爲故人喜儻途
北更一握手何幸如之

答李長公

僕比於曩昔倍衰老陳人耳而公又自處高華有鵬
鶚趁風蛟龍得雨之勢顧所以處僕者昨俯樓而今
循墻雖魏文式廬信陵虛左殆不過是至於略似錐
鏹不待畢展則又居然李廣上谷之超凌魏尚雲中
之節制僕雖少知寧不爲故人一喜躍耶馮較三首
里間無一刻忘左右也

答朱少監

紙裏朱提重不勝舉不特自顧菲劣不宜堪比而公
卽貂貴乃是清流得此於公更百珍重辭曰製荷是
使野人快受也

報朱太僕

昨公起束帶迎客座中遂有擁衆篡取之變江湖萬

里何怪赤眉之紛紛也。公儻幸再圖，庶免彼此稱戈。斯爲上策，不然卽區區弱水不競，呪咀精虔，彼且涉水停津，不免爲蛟龍所得矣。

與薛鴻臚

以蒙書卷，易昨摹繪，韓愈之賢，觀記畫而尤信秦政。雖虐亦留壁而復還。

又

相如詞堅，秦壁始出，葡萄一幅，奉上竊比玉斗謝罪之遺，幸勿碎之。

與陸韜仲

一面顏範，舊感滿膈，愧無下榻，以傾積懷。舊有答餉詩，久失寄，緣衰老過事可辨者，往往失忘。茲書上以發一笑。大蘇以拾石供參寥，竝是撮土爲香意也。舊刺三本，送將遮眼糊牕，亦得總是香土公案。

與潘中六

古人食黿，不得染指，而出知珍味之難逢也。佳品屢承，何幸如之。

未與陳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一
朱某至知足下佳好為慰僕行時辱多物又煩呵獲
芝罄之類倍常戴德懷報徒深耳僕歸計未定旋食
為艱想曲池寸魚長一二尺必能扶杖閱網于其間
勅鑊烹鮮醉到談辛苦也

徐文長逸稿卷之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二

山陰

張汝霖肅之父

王思任季重父

評述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行狀

慈谿縣學訓導祝公行狀

代

先生姓祝諱某其先家徽之歙也宋寶曆中曰某者
以翰林學士來知紹興因家焉遂為山陰人某子曰
某孫曰某相繼以賢科顯入明徙光相里自初家
所其後有曰某者為先生三世祖贅蕙蘭里倪氏女

因復徙家蕙蘭里焉。某生某某生某，娶於王生先生。先生生而貌昂偉，性樸篤，言動激射，而內實含慧，能讀書攻文，鄉小試輒最。嘉靖己酉，遂用儒士科第一，領省試牒。壬子，復用諸生第二，上省試，再不錄，歸而食廩於學。至萬曆丙子，遂以久次貢入，例授訓矣。又以失候銓，晨衙放歸。又五年而再入，得訓慈谿。在慈五年，數却生貧者贄，舉某先生祀賢祠，獨力其子某報金，頗腆。子三進之，先生三却之。曩先生以毛詩起鄉中，鄉弟子從之者如市，而某亦抱笈承下風，列鄉弟子後。先生每旦起，整冠齊履，徐舉案坐。已所築室於玉虛道觀左之圃，花盆魚澗，講說毛詩朱傳，諷咏中和觀，午鐘而始罷散去。竝冲然自得，都忘其困折拂鬱，不知無聊之爲何物也。及是訓慈，慈經生幾千輩，固多業毛詩也。其在師弟子間，所自得當不異觀。中時以故督學劉公某按校諸師，稍用近體以試。至先生大賞之，爲殊禮。是詩之用，果不效耶？噫，龍蛇而竟尺蠖之一時之快適，何以贖終身之無聊耶？竟以是病不起矣。爲己酉五月一日，距生可六十四，娶母

夫人陶、子女某某、繼劉、子女某某、先生之病慈、某忝
牧丹徒、不知也。晨衙有白帽蒼頭入、驚相問、起函乃
得訃、遽位而哭。既徐省副牘、叔子某托狀語也。大約
得先生繫而顧不及祝。日春事豈諱耶。噫、毋庸諱也。
日春為先生從父行、初亦生也。嘉靖中北走上書、觸
忌諱特甚、而春已遽亾走。詔下捕春不得、改詔

有司、悉收責其家、責益急、家稚老鳥獸散、都不知所

狀亦奇

為而先生獨挺奮自承、願遠走數百千里外、以陰索
然遽則無能為也。願少假日月、果得春、然春亦以饑

寒流轉、久而戒錮益急、踵爛以歿。乃即其所列有司
再三驗核、信得據以報。事遂寢、噫、此先生一仁且義
事也。且占其幹、胡諱也。

墓表

方山陰公墓表 此文十九遷固

涓嘗聞越長老學士言、自知山陰以來、吏治有文學
者、兩人其一、歛方公也。公治山陰時、數值潦、郡長吏
湯公始議為水門者、廿有八、北接以隄、長百丈、廣十
丈、欲以犍大海中潮所往來口、制水出入、石空山、鐵

枯治土平丘陵。菱茅篁竹童林數十塞。九決而猶不
 已。役率倚縣議紛起。公營益力及成。至今三十年無
 潦災。增田以萬計。天樂屬界遠阻山習傲。每訶挺所
 遣呼吏士如峒獫然。公一夕遣卒悉縛數十人以來。
 杖而論遣之。後無不一呼輒集者。出見縊屍無列者
 疑之。停輿捕傍舍。惟一人匿不出。一訊具服。監司使
 者牒雨集無不從容對者。有不可持不為動。民不能
 自白。必再三諍得之。乃已。嘻。治固劇且難至此哉。顧
 往往得閒暇日與山人墨卿暨諸學士有才行者益

談道論文或稍及民疾苦而公所著為詩文他不論

即入署以來者亦且盈數卷悉出心入理誠切篤緻

如其為人如作逐蝗文而蝗枕股以斃滿壩岸者可

知已法先是嘉靖己丑間知山陰者為鳳陽劉公才妙

敏有建安風渭年十一以事謁之輒課問渭知已能

為舉業文字三年矣遂命題令立製一篇稍賞之謂

青紫可拾取顧勉令博古書渭自是好彈琴擊劍習

騎射逡巡里巷者十年而始遇公公又謬器別之從

史令籍泮為諸生也至今又二十五年墓木拱矣而

渭儼然猶諸生也。氣消沮。蓋并少時所謂馳射彈擊者。亾之。顧獨得遇公。嗣子阜民於逆旅。以表墓屬焉。感舊傷知。悲憫時命。不覺其涕之橫流也。已乃灑然。操筆爲之表。表成以告於故長老學士。嘗懷思公者。舉無不涕泣然下。公諱廷璽。字信之。號南岑。起賢科。仕止於縣。而鳳陽劉公者。名昂。字晉初。號望岑。山陰士人。謂自知山陰官長有文學者。兩人劉其一也。

墓誌銘

吳俠士墓誌銘

縣諸生吳君文明甫。卒二十有五年。而其子某始屬銘。其始雖以幼穉遲之。然論亦未定也。而今則定矣。君事其父母孝。嘗內小嬪李。李詆其母。促出之。及母歿。不輦者三年。人服其孝。其宗瘦也。十斃七。門闔無隻履跡。君日往視歛。且療人。服其仁。其社師胡先生。純歿。君約二三子。衣食其嫠。與孤。終其身。人服其義。君妻陋且病。易久罷粧沐。副方新也。而愛不遷。人服其厚。生如是矣。乃歿二紀。曰論未定者。何也。噫。惟孝友廉信人。多雜以俠。故曰論未定。然俠豈足以掩四

者哉。故曰：論定也。君喜士，士豪駁者無不集其門。一日有沈璘者，被危構，君直於郡庭構者，詈辱君。君格殺構者，會有司以他事仇君，移坐君。君在獄五年，晝則讀書，夜則筆記。卒，徒陰事，卒徒知之，怖會大吏不恤囚。君遂死，卒徒手。君父鄉傑也，嘗會其宗，殺不肖子孫者，以君寃，持數百金，擇委不靳施者，圖活君。然卒乾沒，君遂不得活。君諱某，文明其字也。生正德某年月日，卒嘉靖丙辰年月日，皆十一也。閱五年，葬峽山丘家塢。其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唐文簡先生。翁入明而有瞻瞻生，皐皐生俊，俊生濬，濬生某，娶陸實生。君君娶宋生女，潔適會稽諸生某，副以鄭生。系綬紳，系子明際，系能詩。從子游屬銘，銘曰：

郭解以客坐，范蠡速子死。蠡非不明，客罪解抵古。語云：殺人者死，乃有幸貫而千金之子，顧終死於市。語胡足信哉！人亦有言：儒以文亂禁，俠以武犯法。班固酈炎，非儒者耶？俱死梏拳，陳亮以儒三置於俎，希不為魚肉。由斯以談，儒者之與俠，幸不幸明矣。而以成敗詆訛，幾何而不為愚人。

葛安人墓志銘

敘安人有生色處

上虞之崧城有潘隱君某者其女配叅政葛公某封安人里中稱其賢有年矣而不知隱君暨其縣布政陳公某我會稽侍郎章公某竝賢也而女之母則章之甥陳之孫也世固以家法聞矣始叅政父大理公某爲南御史抗疏忤闕瑾被詔逮時叅政公僂然以一鄉解生倉猝掖大理公走闕下大理公淑人俞方驚頓就奄使無安人則俞淑人且不起及事平大理公幸知邵武俞淑人則畱以奉大理公之兩尊人安人旣以一身奉淑人則又兼奉兩尊人其後叅政公成進士得主事刑部而諸內尊人念叅政公不已不令安人獨留則安人又以一身走數千里奉叅政公於郎邸旣而轉知淮安徙按察副兵備天津再徙得叅政山西安人獨山西不偕耳其在邸則真爲主事把燭炤囚書數從臾使得多平反其在淮在天津則後先爲府公鎮公時時視候涼煖把鍼尺測寬窄短長徐取縑帛絺毳而袍襦單複之或客至則自篝毡立鬲金間手醬酢陳圓方亭齊以授一童子步

不踰闌檻而設以告其終公兩役竟不令衣工庖子
一識衙署扉此豈獨其才能通也謂隙當必窒耳至
其客所師友於公父子間者安人則又善爲陶氏媪
故事伺而得其良益相與戒父子間謹權輿無替醴
設若淮之倪工部澗天津之劉都臺燾丁吏侍士美
汪按副其陳戶部斗南諸公者後竝以文業顯或來
宦浙中無不造請拜安人於堂退而語諸人則又無
不多安人識以爲真能成其夫與子者先是叅政公
捐山西館其後長子婦又相繼亾莫侍獨今鄂州君
兄弟兩孤悒悒遶膝下而大理公翁媪益老不事事
其後茅苗孫髻冠髻盈室安人獨以一發上之虔祖
曾生歿之事中操兩孤之勗鞠下叢諸孫之哺飴織
巨畢膺孝慈益舉及鄂州當榮戀侍則勉使就道至
其九十永愴未亾壽者雲興成賀而亭樂則可稱陳
情之奪未見曲全於劉嫗追遠之厚庶幾默契於子
輿者矣鄂州予友也曩昔宣慕安人數徵篇什懿德
之敷未嘗不入予筆札間且距僅百里而先公昨存
其於葛門非且夕交好故鄂州以狀涕而來而予慨

朝

馬銘之，以太息而往，特有拙蹇不彰耳，無謏也。始鄂州已後，其伯父翁某，未幾翁嫗竝捐，鄂州自謂益可無出，安人強之乃出，而適遘諱，不易歸，安人歿，諱亦解，鄂州始得乞歸，鄂州於所後及安人，可爲兩無憾矣。安人之歿也，春秋逾九十一，固無他疾，其歿爲萬曆某年月日，其葬爲某年月日，合叅政公於茆山，邇其生則爲弘治某年月之某日，子三人，光國子生，娶山陰劉氏，狀所稱偕早亾者也，焜以久次薦，補鄂州府判，以文飾吏治者也，娶陳氏，亾，勿繼，燿諸生，母則庶狀所稱安人，視如已者也，娶餘姚汪氏，孫十一人，曉始諸生，又他爲某某，曾孫九，曰百順者，爲諸生，他爲某某，玄孫一，曰千生，女二，一適會稽章某，蘄州衛經歷，一適潘某，福安縣丞，孫女一，適謝某，曾玄女凡四，而曾居三，銘曰：

母德皜皜，而享齡以耄，母不幸而早發，顧代治家，以孜孜然，則耄之享不勝代之勞矣，噫，人亦有言難成者，嬾之道，難必者，子孫之肖，母兼而有之，是謂享，溢於勞。

去聲

叅公名賢，俟母茆山，不負公托，寧

不解顏

言檢校墓志銘 少語涉趣

山陰之有言孔門大賢先生偃齋也世吳人居常熟至宋兵部侍郎雲徙祥符五傳至通以敷文閣學士從而南遂居山陰某村即今所云言家堰者入明

七世祖提舉廷臣生志江志江生慶慶生肅始入居紫金生文恩文恩生松江府檢校論字某松江幼敏秀有志節學明經不成去學書善分篆即章篆禁署諸體靡不兼又為人特謙謹故鄉人禮部尚書諸公

翰林時携以北入粟為禮部儒士館閣中稍知愛之

自承 天志 肅穆兩朝吉凶禮及今 上吉禮文

武會試凡涉書者靡不出其手嘗一賜銀絹一以禮

部役得預 宴慶成諸大臣兩薦之幾中書內閣矣

而一以父喪一以同列相援冒阻竟就常秩得檢校

松江在官幾年惠愛謹廉死無以殮居常舐筆伸紙

吟嘯松篁間博長官清譽而已其為布衣嘗為友朋

散其貲以百計母病藥有宜咀者頗梗阻自夕至旦

頰盡腐不知痛在禮部一日思省而歸及聞詔輩

選中書往而後矣。禮部公訝之曰：母病始瘳，不忍遽去也。歿之夕，屏閨人戒諸子與諸僚決，並無失語。是為某年月日云云。銘曰：於乎言松江耶，始冀以文顯，不得而冀以書。書幾顯矣，不得而竟垂翅於幕中之除。噓之者盈朝，而終不免於枯。文學之傳家於乎，將執管以從地下之子游耶。

張太僕墓志銘

代

公姓張氏，名天復，字復亨。其先蜀綿竹人，宋咸淳中名遠猷者來為紹興守，卒葬山陰。遂世為山陰人。四傳而有福，福生仕廉，仕廉生原旭，原旭生恭，恭生宗盛，自福以鄉進士為州學正，仕廉以隱謝。高廟徵

其後三世俱襲為長者行。宗盛最小子，曰詔，以公貴。贈吏部驗封司主事，與其配趙氏。贈安人者，公之考若妣也。其賢具少師華亭徐公志中。贈公三子，公最少而變生，贈公以兩伯子既儒，欲令公治產，公鬱而啼，乃始令就儒。及冠，補縣諸生，文輒出諸生上。既又工古文詞，華亭公行學，得公製，太奇之，置第一。

名峻起，弟子從游者滿門。縣長吏委以志事，山陰之有志自公始。當是時，贈公早世，公悉自營。凡祀先奉母治圃，飾廬宴具，玩供靡不雅贍。宛然富人之居，紛應有餘。文復銛銳，嘉靖癸卯舉於鄉，予從公後。及宴鹿鳴，念贈公悲不能飭，丁未成進士，明年出使江西，歸侍趙安人數月，乃北。已而哭其訃於途，幾僵而植。庚戌服除，謁選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時制誥兩房乏文學士，內閣以請，吏部首上公名，改吏部驗封司主事。入典是役，一時命詞多出公手。館閣稱其能，既滿秩，吏諸司謂公多籌，遷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再遷禮部主客司郎中，尋改儀制。時肅皇帝英察而儀制又多事，若嘉善公主下嫁，莊皇帝大昏，景恭王就封國，竝大典，公踵當之，無缺事。又儀制多吏奸，公悉考所掌，爲成書，吏不敢動。會光祿少卿缺，計資當公，公固謝，乃外補湖廣提學副使。湖地數千里，士居遠府，有十年不被校者。公居三年，兩徧之。於士有恩，校涉復洞敏，士視公猶父。監臨者剡公，亦擬公爲神。遷江西右叅政，明年壬戌以考左，調雲南副

使時沐氏縱於雲南、撫按諸公爲國杜未然、稍束以法、公佩按察印、沐氏不法狀多經公、公操頗急、沐氏啣之、已而武定亂、詔進討、公監左軍、武定平、上功、公當最、同事者欲攘之、會公遷甘肅去、雲南撫按者皆新代、啣者攘者、謗遂行、武定功且寢、顧撫索公他癥、令萬里走對雲南、時予方撫貴、公以伯子元怵、隨過之、僂然相顧、予與公語、徒鼓壯令、行中不能不爲公危、及至、則雲南父老獠夷輩投省臺爲公陳枉狀、且夕問餽、如視所親、尊官迫疏中被歛者、使言狀、人人指天日言無有、歛具以上於嘗疏公者、亦爲一笑、謔曰、若是則首發者且謾而負矣、奈何是語也、上下共聞、公遂得免歸、歸而拓鏡湖中舊業以娛嬉、托於麴蘖、揮翰賦詩、種魚灌花、舟輿陟泛、消壯心、遣光景、嘗遺予以書曰、吾爲公置數椽於鏡曲、令可接炊烟、終當相與老於此也、未幾公伯子魁大廷、官修撰、公年踰六十、益自喜、召客嘯啄觴豆、日淋漓、顧得痺、公初免歸、尚奪職、及是伯子請以已官贖公職、詔許還、公欲歸壽、公又爲陳君臣義、輒裝、輒以書止、

明年聞公痺歸益決得請居一年予適奉南命過家候公而公不可爲矣數就牀語嗚嗚者凡三日竟瞑嗟乎嗟乎公生平多義氣急人患難人往往負之亦不懲遭大事益從容氣不加揚而籌立辦幹短秀少頗乃旋折中禮語話恬雅真有儒者風卽岸偉遇之亦失所據與人無少長賢愚率欲歸之於好其在族屬雖疎必厚友朋之急尤出等夷嘗見其解帶以贖一老交於官鼓頰呼與孜孜不避形迹至爲酬謗者所訾不惜也雖然人徒能以影響訾公耳而稊文綜裕出而潤國歛而藻身如所著鳴玉集湖志縣志卽文士雖在仇不能不使之屈首讀南詔之役以罪酬功雖首發者不能不使之以枉自引則於公果何如哉以故人相語曰彼曷此盈天之準也伯子之哀然當公之歸隱非準乎噫公可以慰矣公生正德癸酉九月十二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三十日享年六十有二配封安人劉氏生伯子卽修撰君娶王曲阜大紀女仲元憬聘高給事中崔女季元恂聘沈舉人大綬女女一許聘予子淳卿皆側室陳氏出孫男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一
二汝霖娶朱翰撰賡女汝懋聘王生應禎女孫女一
許聘范比部可奇子紹裘公博諸詮尤精於青烏子
天柱峰官山壘之穴公所自營也伯子將以是年十
二月之二日奉公蛻而藏焉索銘於予予涕不能字
且謝不副伯子亦涕曰若是則孰銘吾大夫銘曰
急人之難而忘其疾藜修力於師而謗興於蕙苴
始馬嘒嘒終則熙熙斯言也豈婚姻之私

賞無極墓志銘

無極君諱某字某其先金陵人始祖卿相元元亂客
會稽歿遂葬烏石山子某生福建副使某某生某某
生某某生某某娶陳生君君始儒及長棄去爲吏於
縣清謹磨滌務去其吏中故套以故縣長吏多稱之
每語及必曰清吏其後敘官典無極史不改乃謝室
家跨一驢隨一奴以往至則教民益種榆栗梨棗右
禮讓左武力有古循吏風俗奉佛悞坐白蓮教收數
十百人主者以屬君君悉明其非是竝得減會國喪
長吏掩捕色服者數人將贖其錢以充一公饋以屬
君君曰貧儉耳貧何以備縞然長吏命不可拂也徐

起取俸錢代色衣贖。里有盜卒謝盜不爲，里中民一
夕復被盜，輒循故跡，竝指捕謝盜不爲盜者充。君謂
知其然，釋之。里中民與被盜者相與出望語，已而真
盜者敗。里中民被盜者始相與共神君。君在縣五年，
以老乞歸，耕於野，築室課諸子讀書，無他營。然起費
驟至萬，乃得於儉勤，非官中物也。自無極歸七年而
卒。爲萬曆某年月日，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娶戴子男
四人。曰心，曰志，曰殷，曰懃。心與殷襲公業，其二人則
一爲府諸生，一國子生也。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志
與從子游者吳生某，善擇地，從其卜。某年月日葬公
會稽日鑄嶺二十里，爲兆嶺之神道路。山遂因某來
托銘。銘曰：

人亦有言，筐筆必貪。慕秩鮮廉，質諸賞君。其殆不
然。人亦有言，官廉實拙。歸費實訕，孰知賞君。貲甲
於邑，由斯以觀。廉何負於吏哉。

沈布衣墓志銘

君諱輅，字乘殷，世山陰人。曾祖某，以德隱，致有司旌
其廬，生材。材生某，娶於某。當嘉靖癸未而君生，年十

二、母歿事繼母孝終其身不聞有貳嘗客燕許貸他
郡人錢千緡矣有以道遠易負間者君曰得錢與失
信孰重卒與錢居臨河值宗人兒戲溺水君裘而出
之俱不歿其後與婦翁赴其內弟之賈所至清河舟
壞水冒婦翁君幸在舟外得自救以免乃決奮走舟
中救婦翁俱歿矣為隆慶己巳秋歸葬會稽中灶陸
家塢君娶吳生男一人曰某女二人長適某次適某
某娶王生男三人曰某某孫女一人君雖布衣然
以謹亮重於鄉精書學善奕算其所娶吳卽從予游
吳生某者從姊也某因之亦游予故來請銘銘曰
救兒而活事如脫虎人舉以談色鮮不沮及救婦
翁况蹈大川君奮以趨顧猛於前先親後生眇彼
筮篲我為銘之以戒夫偷者

陽江簿潘公墓志銘

公諱某字克敬其先金陵人赤烏中仕吳為郎日樂
安公者始徙會稽迨元明間而有志道三傳而為
公考某有子三人某弟澄無子公後之欲使公殖貨
公曰先世竝巖居無是也乃別用讀法起得主簿廣

徐文長選和卷二十二
之陽江而廣固渴才吏諸大吏爭得公巡院者爲休
寧洪公垣知之奪使攝恩平及行恩告書得數百紙
訝曰攝固才寧不辦此悉焚之公又自放寬歿及流
遣十餘人聲大起後巡者顧惡其然檄使諸大吏苛
按公無他狀幾敗而免簿職邏故事歲一行鄉落必
塞橐而後返公到痛一屏格至是當代覲諸鄉老
連括三歲橐持酒醪以贖公公固却諸鄉老涕曰阿
翁耶都不記曩苦廉而得按耶奈何持空橐走萬里
道卽饑何以飽旅店耶公始勉爲什一內之歸以其
半貸族故之窶每報逋笑不問其始甥渭也誤以文
不賚聘女歿待之終其身不薄也公始云云銘曰
小吏而苦廉食幾於無鹽孰使之鹽大吏則然內
橐也以祖卒散之也如土仕之儔指可數渭也斥
晏翩其不遠則負公館

都昌柳公墓志銘

字字精嚴而銘語特趣

萬曆二年閏十二月之九日都昌柳公卒於官明年
正月八日其仲子澱至自都昌余哭之問卒狀得詩
七首讀之余喜其達爲罷哭而一笑越五日仲子抱

公之履來索志與銘。余告以不可。故仲子哭失聲。余曰諾。余聞都昌公始生時。其尊人友芝翁夢祠山白。霍神君者與之子。神君張姓。翁因呼公曰張壽郎。六歲而就傳書。一覽卽記。至十一益知經義。善文。越四年。髮始總。入校爲弟子。卅衫騎導。獨映街市。聲名一時。起郡中。每出人。盼睐羨獎。若覩瑞異。使者行學。有司歲課。非甲其名。則甲其等人。皆謂公風雲在履。鳥間惟恐其不加趾而載也。如是者自嘉靖戊子至乙丑。而竟以貢入訓高郵。三年遷諭婺源。又三年而知都昌。三日止矣。嗟乎公生平貌若不勝衣。然所至以文學屈服人。如長平細柳。大將旗鼓。卽相君鎮帥。下至專城。靡不降氣。願得公一字者。世以此遂謂公取才弘。故招忌盛。卒齟齬於一第。侶矣。抑獨不念公篤致倫誼。如糜股以療父。婉容色以悅母。同爨以食。兄弟者。此猶曰人或能也。至公數遭困窶。乃昏聘不使子先其姪。乙卯癸亥間。後先學使者兩貢士。兩越次。將推挽公。公再三孫同舍生曰。某某老矣。生何忍奪此。豈人所易能者哉。是德也。非直才也。猶不能贖忌。

而準弘又何耶。於是始有緣。此爲公屈者。而公臨訣。顧自引無術以報主上。至彤之詩。公真盛德矣。公著書數十卷。其所造有劉向、王通、風故。尤宜於教。有名郵娶問。以此得殊薦。知都昌。然精亦瘁於郵娶矣。先卒之五日。夢與故人約往匡廬。訪青蓮居士。曰。當於是臘之九日。寤以語家人。遂却藥。及期。索管書詩。呼衣笏。笏誤以象顧命易之始。執且被噫。亦奇而正矣。公名文。字彬仲。其先河東人。兩徙而家山陰。登洪武四年進士科。曰汝舟者。爲公遠祖。數傳而有江西。按察經歷青青生。顯顯生廷蘭。卽友芝翁。娶王氏。生四子。公爲仲。公之生當正德甲戌。至是爲年六十有一。娶齊夫人。生子五。曰浩、光、澇、澆、澆。並儒女三。漢潔、澈、孫應模。以下五人。孫女二人。曾孫一人。渭於公爲中年交。然誼頗不淺。故相期者亦深。處時。日夜握手語。及出時。時寄書來。書中語未可一一爲人術也。今不牽止此矣。其子知之。故繆以瑩。後托瑩在某所。曰。某年月日封。銘曰。

來。白。崔。耶。返。青。蓮。耶。之。人。耶。凡。耶。

傳曰：寶源、西青、並聖之人，服式准。
其中曇大師傳略

師姓王，諱真，號曇陽子，太倉人。父禮部侍郎錫爵，母朱淑人。夢月墜牀，孕及產，師女也。母偶立而產，不覺亦不血，時爲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至萬曆八年庚辰之重九，而師道成立，以化。紅光亘天，趨而仰者，約滿十萬衆。按傳師之成道也，悉由諸真。諸真者，多不可紀。其最專教者，則爲偶霰嬰、朱真君。師之得會諸真也，始夢中三四至，後則晝至，亦多不可紀。大抵至則光滿室，雲來霞往，千侍萬從，珮服之麗，容色之都，以至鈞樂妙香、瓊漿異果，若橐携身首之飾，瑰寶金玉，織繡不縫，洞蕭箏螺瑛瑤紋刺去，都贈留竝非人間。所有師最後又神往西天，謁觀音大士，見七寶蓮臺，謁金母，見宮觀殊絕，意卽瑤池。則疑妄矣。曰：非也。凡人道所由成，修行表也。享景影也。師修行孜孜，自人倫始，表正矣。表適正，影適欹，世寧有是理耶？又師諸從父子家庭間所訓道，及答簡藥諸士人病，竝非亞聖小賢所辦，孰代之哉？諸所享

景莫謂止此、卽百倍此、又奚惟世、以師中魔、魔不當、終不敗師、以師自爲魔、師不當、終不中人、以虵爲妖、者苟闢之、亦用是廓如矣、古之有道者、伏龍于鉢、醒訛法者于狐、亦妖耶、謂龍與狐、妖不可謂伏龍與醒狐者、妖可耶、此皆不足辨、獨師初擬化、朱真君來慰、旣云別遠、不過三月、師何用再拜、輒嗚咽、及果化計、別日、正滿三月、會不在須臾耶、又何用西向四拜曰、吾以酬朱君、似朱則住世、師則辭世、永不相覲、然者、此則非淺昧、若涓者所能曉、涓曩妄解伯陽書、與師入戒中、旨偶相合、頗以一班爲幸、後數閱師傳中事、奇甚、其不當疑、亦明白甚、獨昧而當質者、有如此、補一語于末簡、破愚蒙、與衆共之、倘亦闡教者所不吝耶、

錢先生傳

錢君諱士禮、字汝行、宋武肅王鏐十九世孫也、母妊時、父夢仙人乘雲入其室、持朱匣中錢一緡與之、是夕生君、生而貌修偉、習禮翼翼、未冠母歿、以禮治喪、不用俗尚、嘉靖中方用兵、苦繇、先生以孤子辦吏徵、

以其暇治經課卒補學諸生里人莫不多其約而能禮與學先生性復孝從大人有鬻鑿者貧以其遠祖像飄須者縣諸藥館充思邈君見而愕然肩數斗粟易之以歸祖母老病盲常不樂君特用語笑以中其好得喜乃退以為常久之父病疽君則晝夜忘食寢百療百不能驗乃躬自吮其疽果愈然瘁亦藥此矣百逾年竟不起噫此其大者也其為人好施睦鄉里喜親賢士大夫而善遠俚俗教其子有塾法無吝貲其後君卒幾年而子果賢書薦論曰世之傳士者多用皎皎赫赫不爾謂不足以振世不傳焉於是中庸之士多泯泯噫抑何謬耶夫道莫大於孝弟孝弟者中庸之謂也錢君以疽勞疽者不灰而勞者灰可謂孝矣故予為之傳雖然仙人乘雲與匣中物而君生推是祥也世不以為大貴即大富而君獨以孝顯不可以卜天之所右在此而不在彼耶

王撫州傳 森次有法

後世簡補庶工之科而兼言與判與書三者固矣然

身亦不廢。夫身者貌也。貌者外也。用外貌以取人。其殆守古者角犀豐盈之說矣乎。至于今因之不改。故長吏者簡補垣臺兩曹。而簡者或稍以身兼受。簡者則專以才自許。是以兩不相直。今撫州王公名燮。字者嘉靖壬戌間。以進士拜行人。其之四方也。辭

命雅循。禮儀率度。而貌亦端秀。中畫圖。今其家有之。可請而面也。獨癯且少。頤耳鬚朗疎如竹然。風則不大能飄。兩曹於此物亦貴飄也。公以資當受簡。宜補兩曹。坐是失兩曹。得兵郎。久之。丁外艱。服除。入補。而兵郎與刑亦稍嫌。甲乙適兵郎。皆具無闕員。當候公請於選。長曰。某母老矣。某願竊郎資以養母。不願必兵郎也。長賢之。會刑闕郎。遂以刑補。久之。出錄江北。囚而鄉之。姦某甲者善媚。公素直腸。不好猜。會江北富人某陷大辟。誤而寃。甲偷往致之。直間以微語從。容伺公所向。公覺亦借他語以飛擊之。旨甚峻。甲懼趨出。公計甲曰。吾不知彼饕養者也。不飫不止。卽厭逐之。如拂蠅然。還而點物於闇。且奈何則佯召之爲好。詰曰。我有關於楚吏。汝信人也。持吾符以往。事不竟。

不得歸、而別以書致楚吏曰、某至爲我遲之、饜亦佯裝辭去、實陰留其家、公赴江北、道出杭而饜故嘗所致富人資、與持資來者、知計不得售、乃日擁歌姬飲於杭、邏吏卒捕得之、銀滿一鄣筐、以告吏、吏曰、此大盜也、獄竟且笞殺之、公聞趣乘告吏以故、且曰、索其家、或其寓與身、囊中有符可驗也、索符驗日月、果亦滯饜於遠者、而饜亦得以非大盜不竟死、幸酬其本辜、公赴江北、錄至富人、公罵之曰、駭囚、據爰書女當活、今不汝活、女知之乎、揖庭侍長吏、及諸有司、告以故、諸公無不罄折嘆服、公公還出知撫州府、而大吏分曹守府者、一小吏、其戚也、橫公撻之、守恚曰、撫州不有我、撻我戚、陰令戚來饋、茶盛囊、物雜茶筐中、公又發之、守者益恚、直三歲當考、守以考書中公、而公得罷歸矣、公歸方艾、某兄某之女、公長子某婦也、當公艾之辰、余兄以余文往賀、賀之軸有程不能博、文不能煩、若家志煩可也、公之弟某、嘗志公於家、能煩而盡矣、而余復次公之事以傳者、發三事之意也、然公與某嘗會飲、或時及江北事、每以不活彼富人爲

恨曰聖人事至公何避嫌爲則知聖人事事不避嫌
鄙遇一事可嫌者輒避之矣又曰禮儀不愆何恤於
人言又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鄙其畏之哉恤之哉
噫公爲斯言長者之言哉

史氏曰余嘗讀春秋孔子自責有云以貌取人失之
子羽子產謂黶明日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
矣夫孔子與子產何如人也猶不能以貌知人况其
下者耶若夫聞其言則取不取特在準其言不必用
貌矣公司行人久無一言耶判卽言也無一判耶噫
悲夫公孫揮字子羽澹臺滅明亦字子羽公貌不爲
人知似澹臺滅明公始官行人官則似公孫揮

貢氏傳

貢氏某處人嫁郡諸生某某地中名士貢助之方
成學願嬰疾且死執貢手曰吾不能借子以室矣欲
待子以穴得乎貢泣曰幸而更舉案以從妾之願也
卽不諱妾有把巾握帚爲君除棺中埃土耳不待我
以穴將何爲某遂瞑貢則撫其所遺孤女以居未幾
女亦死母憐之則來相覘慰曰一嬰鬢不能有而欲

子以終身可乎。貢則復泣曰：良人穀而不後，天也。若守節則人耳，乃剪髮以誓，母數迎之，偶爲一歸，值女弟在，亦用是以覘時方食，取食噐碎之，忍饑以還，罵不絕口，自是人亦不敢更諷以一語，閱四十乃死，蓋年六十矣。生殷某者，貢夫從子也，數爲予道其事，且曰：貢之舅萬忠烈公，死國時，貢方齠，人哭公，則哀公而已。至貢則獨收涕曰：舅真得死所，舅真得死所，而貢之歿前，一夕有大火自空中流，墜其室南，衆詫馳視之，則不見有物，咸以爲殞星云。

論曰：自古懷貞之女與抱節之臣，其成其志也不在於勞面刎頸之時，而定於感夢徵姪之始，辟之於玉，可碎而不可使隨，蓋自山川融結之初而已。然非試於投擲而後知其然也。故觀於貢之哭其舅於齠也，而不負其夫於穴者，可知矣。然某以其短，貢以其修，而後貢斯顯，使修短均也。求顯貢得乎？凡若此者，豈天將成其雌，必故虧其雄耶？抑適相值而然也。噫，亦邈矣。

吳鴻臚君傳

吳鴻臚君某字某徽之休寧人生有異稟貌端偉穎
悟過人長而習制科業方有名於時期鵠舉其翁顧
嚙曰吾老矣汝兄既入仕而諸弟方幼即令汝早自
翻飛獨奈何令我日暮而不墜耶君大駭遂束閣其
簡牘持籌而算貲益竣無何諸弟稍立而海上寇初
起漸熾君負素所抱鷹鷲姿復揭揭不自控思一決
其條籠而試以風颺乃補國子肄南監久之不得志
始就拜鴻臚丞孳孳其職將以資勞希天子恩澤
幸易章服以為父母榮不數年而父母相繼以病歿
於是鴻臚君乃決意不仕結廬錢唐之西湖往來緇
黃間習河上公術賞弄風月杖履舟楫無日不在佳
山水間用是以終其身至是其弟某走吾鄉抱鴻臚
狀索志於某君予得見之拜我於廬道其事令傳予
為取志中之大者作吳鴻臚譜

論曰人有借耨鋤於其親而德色者此固不可以言
子至奪已之素抱令舍青雲而之他途則亦難矣吳
君之奉父以逸而寧自小其成至其末也又以不能
奉父以榮而徑自止即小者亦不自竟傳所謂終身

慕者蓋庶幾其人耶人或以其晚年習曇聃詭正道然當其抱策學南監時祭酒呂公某奇其資授以河洛君習之深有得噫茲豈詭正道者哉

那鑑

辛亥十月十二日雲南遣吏迎餘姚趙都御史錦者爲予道此其人名楊時學

雲南沅江土知府那欽嘉靖壬寅間死欽子憲年十二二叔那鑑者撫之將不利於憲憲父之土目走告沐總府若撫按二院以狀乃檄憲來省下使讀書習禮始至髮垂耳後十五六髮可總總府及兩院者相與議遣旗牌官一人指揮知州各一人護憲歸取鑑

舊所攝印以屬憲鑑持印又若忘其爲攝者以爲奪已也又以叔故於是盡割掠憲庄資別宅而居而陰賂憲奴使謀憲約事成得印則奴亦得爲招霸且重賞招霸者頭目也於是奴果夜鎗殺憲却上狀臨安兵備謂憲通他奴婦而他奴殺之乃反別執未嘗殺憲者斬其首剝腸巴屍以來獻憲之舅曰豐鸞及憲之目曩爲憲心腹者某以其事告總府及兩院事下臨安兵備兵備難之遂兩可謂仇殺土夷常事耳况叔殺姪遣官用好言諭鑑出印與流官通判者且掌

石名簡

徐名越

之官數輩往返、鑑直人與金二千兩、官或受或卻受者則罷、卻者即毒以死、或受者持金首臨安、不首者發則輒得軍罪、然兵備臨安者亦往往幸期滿而去、庚戌、王巡撫某、林御史某、奏請征之、旨既下而台州石以才、往代王巡撫為巡撫、而沅江天熱瘴甚、四月至八月不宜師、而石顧用四月調兵馬以入、兵果困、入沅江者當兩山險而夾一道、鑑掘一邊道沿為濠、引山水注濠、令軍伏山莽中、我兵從道入、則伏者往往鎗令墮水、則益困、分守分巡兵備謀於石、石公乃謂左布政使徐某曰、如是奈何、布政曰、某願往、乃與三哨者俱、而已獨先、意馳數騎、幸見鑑、可撫則撫、否且令壯士急縛而馳、徼幸於卒然、若隼之攫也、以故留重軍四五里外、自則戴喜鵲窩禮帽也、服紵絲短袍、瓊衫布襪、帶劍與上舍雜、鑑知之、遣流官經歷某迎公、袖出賂銀二萬兩帖、徐將刃之、經歷怖而走、頃則生員數輩至、謂公曰、鑑且出降、語頗為鑑、公叱之、又走頃、則驟聞鼓一聲、鑑象馬俱出、皂隸持牌者顧謂公曰、爺莫前、徐又叱之、挺刃使前、而兵交、土舍

徐雖莽亦挺不

高國者百人敵也。衛公騎見事且急，乃徒手鬪殺四囚。徐尚曰：好士舍好士，舍賞千兩，時則兩鎗中。徐騰亦再呼曰：國救我國，救我而公與國俱歿矣。然楊時學曰：公不微服則不歿。有法

上館越光祿卿賜登祭蔭一子奪石簡官

嚴烈女傳

嘉靖辛亥，渭既交于湖歸安潘君，銞時誼。次年夏五月書來，且曰：為君求得繼室於錢縣雙林鄉，實嚴翁某長女。某翁父故某府知府，某同產兄弟也。渭見嚴翁與語大悅，許女焉。及察其動止，顧私獨以其駭也。

固謝之。其後四年倭夷寇浙西，入雙林，遇翁斷其一臂。翁歿，乃牽其二女俱去，行若干里，許過某橋，長女初許渭者，奮投橋下，溺歿焉。浙及他道自有寇以來，婦女虜其還者，以千計，而女獨歿，難矣。事聞渭痛之如室焉，且悔以為當其時苟成之，或得免。然天欲成斯人名，渭獨且奈何疑其父而及其女，而不知其生而悔于其歿，其可及乎？作嚴烈女傳。

孫山人考

此能道太白縷縷是一大証據

孫一元字太初，別字太白山人，其家世士流也。父早

亾而貧，山人以抄書役某府中，爲母養，夜歸則燈以
點閱他書，毋恠之。山人詣母曰：「此兒受府公命抄書
也，何敢誤不燈？」久之，府公知而嘉之，會吏缺，爲出貲
特補吏，且試以密事不泄，多任之。會覲府橐白金兩
四百，使山人致布政使某，途被盜，山人無以報命，遂
亾。抵浙，寓西湖，稍出其蘊，詩名一時，遍海內。久之，贅
湖州施舉人某女弟，僅育一女。久之，山人竟卒。施家
諸名流爲山人傳敘終，莫知其爲何人也。或以其跡
秘，妄用意揣，醜垢詆之。昨歲休寧范君名燦者，匣其
祖所蓄交游書札及他諸文字來謁，予題而山人兩
札在焉。問之燦，能道山人所由來跡。予詰之，燦曰：「孫
山人與燦大父世交也。予曰：『向孫山人苦秘其所由
來，卽世交山人，乃肯泄於乃大父耶？』燦曰：『非也。曩嘉
靖某年中，丞諸暨之縣者曰孫鏞，罷官貧不能歸，客
寓揚州之江都，而燦大父世商於鹽，遇鏞頗傾蓋。一
日偶及山人事，鏞大慶駭，一一道山人所由出亾事，
大父鈎致鏞，山人形貌云何。鏞曰：『如此如此。』鏞又曰：『
鏞父伯叔名某也，字某也，便走取所隨譜合之，果合。』

鏞以告其子某，并携其子某來，子貌亦稍似山人。鏞遂問燦大父云：我叔今何在？燦大父云云。鏞強我大父偕至湖，拜其世母施，并其已嫁妹三人，相對而哭。失聲，左右亦無不涕者。萬曆某年，諸暨志來予閱官師表，嘉靖十二年所列官師表，縣之丞果孫鏞也。乃曰：蜀人而山人，舊自稱秦人，非志者誤秦爲蜀，則山人本蜀人，而謬爲秦人也。蜀西北通秦界，或山人亾時始由蜀踰秦，客寓太白山，已乃抵浙耶？當問諸修志者。

外史曰：太白山人初以抄事府，再以吏，此蓋不足垢累其終身也。終山人之身，豈徒以詩重寃其履庶幾沈雲卿之流歟？戰國有侯生，秦漢之際有張耳、陳餘，竝監門小吏，餘且受鞭笞矣，鞭笞亦何足爲辱然耳。餘慕富貴者也，况得語於太白山人，冥冥鴻飛者耶？失金而逃，遂失吏天之助，山人厚矣。難者曰：銀之兩而千，爲劬六十四，昇須兩壯夫，兩滿四百，幾半千矣。府遺此，必不靳兩夫，然則當盜際，三人同亾耶？卽亾府一不逮，繫其家耶？曰：子以公事搯

也此特府私耳弘正間於私為諱甚府托孫必不令
六耳預聞孫不歸報府府必諒孫非負已者其不歸
必變生不測耳又安知孫亾走之後不有展轉飛密
以盜故報府耶諺曰狗嚙盜痛不號府逮其家則號
矣難者日子何信之深也曰燦何預辨以待我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三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祭文

祭九江封君

嗟嗟先生鄉之耆碩隱於釣耕遠迹城郭既謹取予
而慎然諾鄉人評之謂古太樸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神啟翁衷於馬北轅邦畿千里羣彥聯卷叔孟翩翩
一飛冲天高第大廷復膺翰選柱史特推郡堂妙

簡萊子迎翁，曾孫養志丘壑之懷，無日不繫丹旄來歸觀者，愾涕猿辛，崔楚以日爲歲，某彼小子，潦藻薦翁，翁素恕容，庶幾弗侗。

祭李太夫人

代

天啟名世，必稟鉅資，匪直父道亦藉母儀，名世伊誰我公，佐辟維太夫人，以誨以育，當其誨公，法度矩矱，非禮之事，勿接耳目，公則呂公，夫人申國，公仕翰苑，大肆文章，旣爲國師，造事有方，公則文忠，母維歐陽，公攝冢宰，進賢退濁，由母之言，以知處，嘿母維韓母，公則康伯，迨公平章，母益嘉慶，多母福壽，手詔存問，縉紳榮之，車馳馬競，母維晉國，公則文定，自家而朝，維母實勞，自始至終，維母極榮，母生之榮，天下所欽，知母之德，維某最深，令子明公，不我遐棄，庇覆提携，於茲二紀，暨諸孫子，桂茁蘭揚，顧予塵襟，每挹其芳，義切通家，分猶子母，聞母之訃，寧不悲楚，靈旄南旋，路出武林，哭母於旅，敢布下忱，

矣而祭何老先生

翁十八而名聞於吾儕，又五而爲人師，八十而猶客

燕邸又二而始橐以歸其溫也。玉其錯也。石故已攻矣。而亦可以攻人。其下也。籜其上。也。檀故塞耳於原壤之歌。而亦能事其大夫之賢。蓋廉而不見其劇也。和而不見其不恭也。百世之下。聞風興起。意者庶幾於夷惠之間。抑翁之始終大槩云爾已矣。而其彬彬班班。綠綠焚焚。若唾者之霧下。卽更僕以數不給也。而况得枚舉於數尺之誅之云云。於乎。下有蒼龜。則上有青雲。以覆之。天有醴泉。地有琅玕。鳥則有鳳凰。以飲之。味之。主有鄭公。客則有康節。以左之。右之。矧遠游之一日。宛坐蛻於奕棋等堯夫之觀化。集諸宿以長辭。殆同源而異跡。又何可以雄雌於乎。恬耶安耶。惟觴與咏。大耋以終其年耳。蟻則慕之而已。何嘗羶耶。旣多男子。荷且騫耶。獨屢空耳。堯夫在昔。有餘緡耶。翁固無憾。翁無可唁。乃吾儕之聚哭也。不幾於累翁之天耶。

祭羅封君

代

惟翁太古樸致。盛世逸賢。蘊德高蹈。好爵靡干。長公嗣之。瓜瓞以綿。教以義方。授以家傳。大庭首舉。允矣

哀然翰苑蜚聲成均陶甄南北重寄宗伯衡銓辟彼霖雨翁先爲雲辟彼溟海翁河以源辟彼嘉玉翁璞以函辟彼良金翁鑛以緘公旣大用翁亦蒙榮家庭趨鯉溪山臥龍翁胡厭世披髮大荒而俾長公弗究其功四海歆望朝失股肱閔予小子叨公門屏竊宰畿疆割雞製錦感公之知不遑食寢佩公之教惕馬惟謹公丁外艱以職曠臨登月屢遷何以爲心敬遣一俘陳詞薦藻臨發南翹不勝悲悼

潘承天祭陳封君

於維太翁間氣以鍾孝友睦婣姪恤兼縱斗周賓六

聲

六

德翁無一歉緩急扣門拯人於險學優厭仕弟子如雲執經問難若後而眩裹糧就道負笈擔簦不遠千里扣陳先生如饑得黍如渴得漿各充其量滿腹而行問詩問禮長公庭趨羽儀天庭出其緒餘長公旣貴公被榮封高卑俯仰乃如未榮郡邑大夫再屈更老衆人嘖嘖翁自眇眇長公理泉不茹不猛翁亦勉之肺嘉宜謹長公掌故於彼晉陵勉以安定兩齊是程自壯而老自老而耄著書簡帙山竹可竭及其革

也危坐終日垂訓萬言。栝棧手澤於乎若太翁者寧
非席上之珍、人中之傑也。耶某忝松蘿翁教實多棄
某而去傷如之何。嗚呼公無泉不飲不飲餘亦
貴公與諸士友祭沈君文敏未幾帶邑大夫西歸也
嗟乎哉公之奇塊超卓芳鮮而磊落也將古之人疇
可以擬之耶。英年茂學高蹈賈生請纓係虜齊軌終
軍借劔斬佞抗蹤朱雲惟斯數子吾方以擬公於生
而公之成也詆權奸而不已致假手於他人豈非激
裸罵於三弄大有類於撾鼓之禰衡耶。彼數子之駁
矣敢望公之醇精矧遭時之方泰依日月之盛明
乃遽罹於慘辟胡天道之足馮豈蒼蒼者將以短公
之世而欲以永公之名嗟哉奸魄永淪忠魂不灰絕
塞艸青掩公何壘令子壯士伏闕陳情返公之骸
以妥先塋以忠見繆何代不有所賴蓋棺事定於久
忌讒奢質員走尚囚今也聖明釋孥於收檜構飛
罪待珂始原今也聖明亟洗其寃主仁臣直父忠
子孝所係剛常豈直光曜聚哭傾里朗誦哀章將以
激懦匪以悼亾

祭馮母文

代

於惟太君憶其始生得坤之柔來歸於馮君子好逑翁家郊野枕石漱流荷笠躬耕良田數丘太君餉之相敬如賓孟光舉案嘆息路人迨臻中壽長子矯翼一飛冲天太君微懌雖曰懌矣匪動色矣校諸未矯宛如一矣宗親或窘待粟而炊他或厭倦太君嘻嘻細至臧獲貴則苛細太君臨之兒女泄泄自郭至郊靡不合掌大慈後身具水月相等何幸友太君子太君撫之視子無異子也按滇遠在萬里太君疾革待訣忍死某等聞之幾欲掩耳郭南藻瀕太君所臨有齊季女嘗禴以蒸某等豆俎亦藻以淪太君歆之怨其菲薄

祭陸錦衣

代

余讀昌黎所爲馬氏誌述其曩時見司徒公之狀貌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其子少傅翠竹蒼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迨十五年而哭其子少傅於尚書之分司予每嘆此以爲天之生人苟無意於大用之也則不宜鍾是萃美於

其身以爲有意於太用而鍾之也。則不宜奪其年。使
不得以自見。故凡如此類者。嘗置之以爲不可曉。今
錦衣君若其尊君太保公。非吾曩昔之所締交而親
見之者耶。龍虎變化。太保公其司徒之傑魁與。鸞鵠
停峙。錦衣君其少傅之能守其業歟。粹美旣鍾而大
用莫展。天道其可曉耶。予不敢自托於昌黎。而於君
之尊公。素辱通家之好。則哭之於幕中。而馳是語於
君之柩前。以慰之而已耳。

祭張御史母

代

惟母蕙質秀壤。珠德潤淵。笄珥共師。里閭推賢相夫。
君於雁弋。成令子於熊丸。爰對大廷。寵命首仙。鳧
之選入。班蘭省行人。避驄馬之鞭。遡荻書之風教。將
邁歐而比孟。計鸞章之盛典。諒自委而窮源。胡入月
之有侶。遂乘雲而上仙。俾鵷鷺九仞之翼。方決雲而
阻。奮駿駒千里之足。乃歷塊而停騫。某等誼重年家。
於冢君旣忝手足之愛情。同哀戚於吾母。寧忘怙恃
之天。苦宦游之旅食。僅致采蘋之奠。念靈輻之就道。
愧無臨壙之緣。於乎痛哉。

祭趙母文

於乎太君之佐少叅公婦道盛矣其撫左臺公母道盛矣而左臺公以德業致高位厚祿太君之享也盛矣年幾於耄壽也盛矣而其子孫輩幸姻於太君之子孫顧猶若不免於憾焉者乃特子孫輩之在他日當婚之時不及太君之撫摩教誨之也其憾也小也而其則以爲左臺公以太君之故不盡其仰報主上之隆遇以爲憾其憾也大也於乎尚享

祭朱刑部

南陽代

古今以家學相傳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者在漢則有桓榮與諸桓在宋則有太中公與二程最茂且顯矣其在我明固亦代有其人然幸相與者則刑部君其一也君仲氏翰撰公予相知最早甲戌役於禮闈自是始得與君知遡其家學之源君之翁泰州公猶桓榮之在漢太中公君之在宋伯仲者其經猶之諸桓其道亦守二程之道也而君起稍晚方以廷對稱旨試以理其爲人又恭遜以恕宜其免早發先萎之災獲福謙持盈之報也而今顧止於此噫天之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道其可馮耶古今謂善閱文者卽文可以知壽夭不
特富貴貧賤予嘗閱君文理而粹無所謂不壽者在
也而今顧止於此噫文之占其可馮耶君往矣固有
不往者在至於予之悼君與同門之悼君固自有不
可解者在烏呼痛哉

徐文長逸稿卷之二十四

張汝霖肅之父

山陰

王思任季重父

評選

張維城宗子父較輯

雜著

徐侯去思碑陰

循良之政、清廉之守、二百年來、如公幾有、黎民五袴、
父老一錢、立石懷恩、垂千萬年、

刺五泄寺石鼓

銀河墮流、觀者忘休、深林無人、杳不可留。

評字 亦當存其字藪

黃山谷書如劍戟、構密是其所長、瀟散是其所短、

蘓長公書專以老樸勝、不似其人之瀟灑、何耶、米

南宮書一種出塵、人所難及、但有生熟、差不及黃之

勻耳、蔡書近二王、其短者略俗耳、勁淨而勻、乃其

所長、孟頫雖媚、猶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書不可

言也、嘗有評吾書者、以吾薄之、豈其然乎、倪瓚書

從隸入、輒在鍾元常薦季直表中、奪舍投胎、古而媚、

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吾學索靖書、雖梗槩

亦不得、然人竝以章艸視之、不知章稍逸而近、分索

則超而做篆、分間布白、指實掌虛、以為入門、迨布

勻、而不必勻、筆態入淨、媚天下無書矣、握入節乃大

忌、雷大簡云、聞江聲而筆法進、噫、此豈可與俗人

道哉、江聲之中、筆法何從來哉、隆慶庚午元日、醉

後呼管至、無他書、漫評古人、何足依據、先生評各家書即效各家

體字畫奇肖傳有石文

里優者持象索書

客有持此象者、謂予題之曰、此新建伯家館客李君

爲我傳者也。予卽象以觀其人似矣。因語之曰。今欲求似伯者。如楚之似孫叔敖者。將屬之誰耶。

四時讀書樂題壁

雄讀書。春花滿。散朱碧。點班管。胤讀書。夏風涼。苦無膏。螢聚囊。符讀書。秋月隨。新涼入。親燈火。康讀書。冬雪厚。就以映字如畫。

水神殿廻文燈詩

新架燈垂高。厥殿舊場毬。蹴鬪芳年。春花有幾能希賞。夜月無多惜。早眠輪迫馬蹄盤。作陣燭抽蓮葉嫩。如錢人游。厭聽催壺漏。客醉扶看墮鬢鈿。

紀夢

歷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廣縱。可數十頃。非甃者。值連山北。陟衙署四五所。竝南面而闔。戍卒數十人守之。異鳥獸各三四。羈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幾隕。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觀入守門者。爲通於觀主人。黃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處。謝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女名非渭。此晒字。是汝名也。觀亦荒涼甚。守門及主。亦竝藍

縷

其二

時入匿羣山人家冷室而羣山乃壁河之東非西也
韓生陪馬諸監移節羣城五百及客無數韓爲之耳
目邀招以往童子隨者似東似一二客踵至輩僞揚
曲至卒曳以行到一曲巷某日幸決某百等諾之不
百武羣山西上一白羊大可如一大驢而脚高逐一
白大羊眼並黃金色伯見之怖而反走誤叫曰虎來
虎來某爲大白羊所鉗鉗項右不傷亦不痛十八年

五朔夢

優人諱

紅場銀燭劇崔張劇竟場中燭不長崔姥杜師生也
張鶯耶紅耶兩女郎無人不解罵鄭恒恒言五人盡
惱我我雖一人亦惱五世間曲直不在多一人真能
惱五個劇技固小理則大侏儒長飽方朔餓閒嘲閒
笑帝座臥規十五城大鐵錯丞相者誰公孫賀

書馬湘蘭畫扇

前有九
妓題咏

與題優等妙在目前

點綴而已

南國才人不下千百能詩文者九人而已才難不其然乎

戲題玉雲山家慶圖

王父子俱能寫真

父畫子不像子畫父不真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吳伯子望雲圖歌

聳危玉兮崑崗遶萬里兮何長
翩縞衣兮素帶皓鵠舉兮鸞翔
奉北堂兮萱艸懷大椿之迅征
時悲遐志
之湏嗣披選書于三冬望流水與白雲知孝思之無窮

春日同馬策之王道堅玉芝禪師至寒泉庵偶

得偈一首

時嘉靖庚子歲

禪阿子坐方丈比丘尼往普陀連川碧桃留蓋一帆
滄海澄波西日斫柴歇斧東村搬戲打鑼種種寒泉
幻景念念此心波羅

吃酸梨偈

你也痴來我也痴那有心肝挂樹皮東海也無頻婆
果且留性命吃酸梨

題放鶴圖二偈

風鳶牛鼻孰堅牢，總是繩穿這一條。借與老夫穿水牯，瀉山和尚不曾燒。

其二

紙鳶是真還是假，鳶繩是線還是絛。今日饒君禽與鷓，他年難避鼠和猫。

菩薩蠻

觀音大士蓮座既為風所壞，觀音自自然然，站立風無奈，觀音何也。此戲謔三昧語。

蓮花骨子黃泥作，叶金邊粉瓣觀音座。蓮性拔泥生，

觀音不惹塵。大風吹落果蓮花，沒處躲。語風莫賣乖，

觀音站起來。

榜聯

龍山隍祠

王公險設帶礪盟存，八百里湖山知是何年圖畫。
牛斗星分蓬萊景勝，十萬家烟火盡歸此處樓臺。

隍祠下殿

表裡金湯，卽擬黃河如帶，泰山如礪，而國以永存，歲歲禴臥龍瑞艸。

徐文長選和卷二十四
六
贊襄天地、要使雨不破塊、風不鳴條、而人皆安堵、家
家馴、埜鹿標枝、

雲門正殿

舉世間以日月燈、方能顯相、乃知六根六塵六識、幻
妄之由、消礙入室、何異散一漚于海、
在谷中見牛羊鹿、時出成羣、可証小乘大乘上乘、接
引之品、超凡躋聖、莫令虧九仞爲山、

雲門書樓

月色印床、乃心境凡塵一掃、

溪聲到枕、正浮生大夢初醒、

白家庄

燕京義塚扁曰東越義庄

義利關頭三分路、乾坤窩裏一家人、

荷鍾任穿埋、何必南枝方宿鳥、

脫驂先故舊、且于東越試眠牛、

贈王海牧

王善劄劄先生之門人

有跡傳青簡、無名入黨碑、

一枝堂

先生自居迤迤郡學

宮牆在望居三卜、天地爲林鳥一枝、

沈青霞先生祠

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

○○○開元寺大殿

擅為祝釐之重，暫集衣冠。劔佩儘宜齋沐，焚修况前
臨芹沼。後倚花封，竝稱高山仰止。念錫檀家，搬柴運
米。觸日皆證果圓機，切莫向糟丘畔。時酣花鳥醜，翻
看天堂立。登笑地獄枉設。

寺當輻輳之屢，則凡濕化胎卵。未免屠沽，馴喻若故
殺養生。因貪恣狡，便墮涅槃。海無邊，今禪林輩。暮鼓晨
鐘，何下非醒人。木鐸但能于枕頭上，常見蒙牛敲。赫
許今朝入市，與昨日不同。

五友齋

松竹梅蘭并主人

松竹梅蘭四君子，落落孤標誰可入。儂朋友社
笑譚詩酒一老夫，寥寥寡合自應為爾主人翁。

尊生齋

細讀襄王始信等浮雲富貴，
忽疑莊子何緣又舍魄鳶鳥。

小室

閉門留野鹿

分食與山雞

正義堂

書白家庄後

魄葬此魂無不之。吳札樣傳今越冢。
民同胞物吾與也。北邙意合古西銘。

鐘樓下關神殿

鐘閣為鄰。追蠡永啣靈響護。

郡山作主。臥龍重待美髯來。

戲文臺

四美具。二難并。人政好逢場作戲。

千金多。一刻少。天何不轉夜為年。

贈某禪林

春風大衆迷花雨。夜壑孤藤看佛燈。

張水神

舟楫顛危。魚龍出沒。賈客但放膽以須。素患難行乎
患難。

平生忠義。今日風波。神明直舉頭如在。叫一聲。立應
一聲。

望海亭

龍山頂前郡守洪公先書首句沈吟
無偶先生適至因令成對大快稱賞

放眼千山外，無言一笑中。

教場關神祠

遺恨在偏安，未了蛟龍池上雨。
栖神鄰教閱，如聞泥馬夜來嘶。

燈謎

○○○他字

問管仲，果米

○○○佯字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

○○洲字州字

三點水，六點水，稱呼同，左右異。

○○蜜蜂窠

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退藏于密。

○○○竹簾

不用刀，只用篾，勒碎風，劈破月。

○○○走馬燈

但見爭城以戰，不見殺人盈城。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秦字

二畫大 二畫小

下字

上又無畫 下又無畫

半邊銅錢

四書一句不能成方圓 又骨牌名天地分

一八

曲牌名一個 懶書 骨牌名一個 八不就 俗語一句

撇脫 又一句 忘八

非字

四十八箇頭

湯字 古人名二箇

曾點成湯

用字

上有可耕之用 下有長流之川 一月復一月 兩月共

半邊一字共六 兩不團圓

孕字

先寫了一撇 後寫了一畫

田字

四山縱橫兩日。綢繆富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

〇〇做影戲

做得好。又要遮得好。一般也號做子弟兵。有何面目。

見江東父老。

〇〇黃蜂 如夢令

舞處腰肢纖瘦。繡處金針斜透。歸到洞房中。羞見蝶。

雙鶯。偶知。否知。否。命裡生來獨守。

〇燈毬

六箇姊妹閒耍。搭起鞦韆一架。高燭照紅粧。多在星。

前月下。春夜春夜。處處柔腸牽掛。

〇〇花燈

四面笙歌。四脚何曾着地。只為有情人。遠在碧。

雲天際。迢迢。迢迢。流盡兩行珠淚。

〇〇帳偶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取工之所為。

備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〇〇放鶴

孩兒意。只為功名。半張紙。臨行時。慈母手中線。費幾。

許○只○要○去○扯○不○住○不○愁○你○下○第○只○愁○你○際○風○雲○腸○斷
天○涯○何○處○

○鏡○楔

有○放○心○而○不○知○求○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巖

○呆○字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觚○不○觚○觚○哉○觚○哉

四○箇○角○四○箇○爪○頸○上○一○個○如○得○巧○兩○個○尾○巴○象○都○少
似○老○非○老○似○考○非○考○似○戈○非○戈○似○我○非○我

○傘

開○如○輪○斂○如○槩○剪○紙○調○膠○護○新○竹○月○中○荷○蓋○影○亭○亭
雨○裏○芭○蕉○聲○蕭○蕭○晴○天○則○陰○陰○則○晴○二○天○之○說○誠○分
明○安○得○大○柄○居○吾○手○去○覆○東○西○南○北○之○人○行

○皇○曆

模○樣○無○節○看○着○有○節○兩○頭○水○冷○中○間○火○熱

○筆

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酒牌引

錢之名號若形若文字若隱語若象物若改年蓋自

葛天軒轅非有熊氏也尊盧氏曰幣始以至於今所呼曰

板兒棍兒而猶未知所終也殆百紙不可了尤瑣者

漢武新莽隋唐間志也諺云財壓當行勢壓奴僮語

若墮馴儉然與貨殖篇什則下之百則役之及子輿

氏所稱小役大弱役強皆天也之旨何殊哉終身為

魚而求避濕無之也臯陶謨曰載采采微哉之哉庶

哉博徒譜錢四十某增十有八與酒徒共之其事則

焦革畢卓其文則諱抹子曰其義則某糟粕之矣

自半錢至萬萬錢止

半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

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毘陵女子李氏詩

一錢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 李白

二錢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

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杜子美詩

三錢 唐項仲山清甚每飲馬渭水輒投三文

四錢 賣油翁弄巧取錢置胡盧乃反臂於肩上取

杓油注錢口如線注畢而錢四邊不濕

五錢 豹皮下取五文錢買爪

六錢 臣愚以為朝廷既取六色錢雇役此最良法

蘇東坡
奏議

七錢

改王
衍等

八錢 趙克國疏云湟中穀斛八錢糴若干斛則羌

人不敢少動

九錢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

酒須賒

十錢 兩束焦薪僅十錢雪深泥凍自堪憐市城不

念清狂瘦盡日厨頭不斷烟清狂郭詡詩

二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二十則病農病農則艸不

辟越絕書

三十錢 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頓有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杜子美詩

四十錢 烏紗巾上是青天檢束酬知四十年自笑

平生臂鷹手挑燈自送佛前錢司空圖

五十錢 郝子廉一介不取過姊家飯密留五十錢

席下而去風俗通

六十錢 喻希學淮關志凡船梁頭滿八尺稅錢六

十文

七十錢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月分梁苑未來

給水衡錢

杜于美詩

八十錢 孟康註國語母子錢云錢重為母輕為子

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三十足之

九十錢

計然曰夫糴錢九十則病未病末則財不

出 越絕書

百錢 手拄一條青竹杖真成自挂百錢遊夕陽西

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

黃華老人王廷筠書傳不知誰作

二百錢

唐永徽以後海內富庶絹疋二百錢

一書生另

詳

三百錢

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杜詩

四百錢

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馬百物生焉

魯褒錢

神論

五百錢

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

丁渭詩

六百錢

劉寵召入有五六父老人賚百錢送之

七百錢

唐制官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八百錢 齊俗尚烏紗巾家家踊貴其一家特榜其

門曰本家每頂只賣八百文 小說艾子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徐舉左足曰九百凝

怪已靴直倍之方罵其委買者道徐舉右足曰此亦

九百

千錢 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 張詠

判盜錢者詞

二千錢 漢法卒更無常人迭為之貧者欲得顧更

富而當更者因出錢顧之月二千

三千錢 孟嘗客三千邑入不足使人出錢於薛 本傳

四千錢 東坡與少游書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畫

為三十塊挂屋梁上每旦用畫叉挑一塊用之余者

以備他用○註似月所用錢不過四千也 宋蘇軾

五千錢 惡少王力奴以錢五千召黥工於胸腹刺

涅山亭池榭艸木花鳥無所不備 西陽雜俎

六千錢 官作既有程者煮鹽烟在川自公斗三百轉

致斛六千

七千錢 唐開元後米斗錢七千 食貨志

徐文長逸稿卷二十四

八千錢 計然曰夫糴錢上不過八千則農末俱利

越絕書

九千錢

杜祁公曰我致政後必買小駟直八九千

錢者着麤麻衫跨而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

二萬錢

劉延之送淵明二萬錢悉付酒家稍就取

飲本傳

三萬錢

孫之翰人餽石硯云直三十千呵之得水

孫曰日費水一担止直三錢還之

四萬錢

蔡君謨造貢茶每片直四萬錢

五萬錢

褚遂良問虞監曰吾書何如永師虞曰聞

永一字直五萬錢公豈得此

收陶谷夢少時換服

六萬錢

汝陽三斗始朝天張旭三杯艸聖傳左相

日典費萬錢

七萬錢

北魏宗室元誕鎮齊所遣采藥僧還問外

間有何語曰但言王貪誕曰齊州七萬戶我到來一

家未得三斗錢何貪也

八萬錢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積八九萬

猶不滿斗斛

食貨志

九萬錢 蔣潛路遇爛屍每鳥集啄則尸頭見一小兒驅之蔣迫視之則所簪者通天犀也後入王武岡家得錢九萬

十萬錢 張延賞為度支欲辨出一寃獄誣者恐再

三帖潛上錢十萬文張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竟停

辨○又昌黎舍錢十萬修黃陵廟且作碑文

二十萬錢 顏公二十萬盡付酒家錢興發每取之

聊向酒中仙

三十萬錢 董宣知維陽至格殺主家僮光武召宣

令拜謝宣不從令人按項亦不倒賜錢三十萬呼為

強項令

四十萬錢 郭元振為太學生家送錢四十萬有言

五世未葬者貸之不問名姓○崔郊有婢賣與某得

錢四十萬云云

五十萬錢 曹彬下江南還上客使相之賞乃賜錢

五十萬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六十萬錢 大蘓與楊元素書聞任郎中子欲賣荆

湖莊子 直六十萬先只要若干 蘓全集

七十萬錢 唐宰相王涯女乞錢七十萬買一玉釵

涯拒之曰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

八十萬錢 臣聞熙寧中蘇杭等州莩死者凡八十

萬邇者年饑更倍熙寧乞賜上供錢應副 大蘓奏議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推酤錢九

十萬 昌黎選墓誌註一
本云九千萬非

百萬錢 劉毅家無甌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

千萬錢 崔烈入錢五百萬得備九卿及拜漢靈臨

軒謂左右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宋季雅與呂僧

珍為鄰曰千萬買鄰

萬萬錢 愚今考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資產之

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

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梭山張鷟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家制

西

同治
年

